

抗日先烈地

聯合書影第一輯

譜 瑪 瑪

徐、黃、姜、梁、蔡、劉、王、姚、趙、修、劉、郝、劉
榮、梅、玉、鏡、丙、震、銘、國、登、麟、家、夢、
查、興、貞、齊、炎、東、章、華、禹、蘭、祺、齡、湘、

陳、沈、閻、呂、李、王、尹、姚、路、楊、羅、
懷、崇、海、基、桂、敬、子、景、紹、芳、
民、海、文、博、丹、士、謀、傑、青、榮、卿、建、



立獨出版社印行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繙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派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督學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倭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為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哲論集，
- (二) 繫國先進抗敵言論集，
- (三) 抗戰文獻，
- (五) 民族至上論，
- (七) 到民主政治之路，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80711916

(十一) 抗戰與經濟，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十五) 徘徊漫落中之日本，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十九) 抗日先烈記，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泛無補之弊。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設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十二) 抗戰與生產，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戰論，

(十六) 戰時教育論，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二十) 日寇燃罪錄。

獻詞

給我們罷，上帝，

一個恢復自由的戰爭，

給我們武裝，

給我們獨立國家的象徵，

給我們自由，

給我們戰場的死，

祇求死後在祖國葬身……

但是國家的自由，

總求在我們這生看見，——

統一，完整的統一，

上帝，求求你賜給我們

The Litany of The Traveller — Mitzerich 羅家倫譯

在我們國民革命的進程中，每一頁光輝的歷史，都是先烈們殷紅的熱血的堆積，而現在我們忠勇的先烈們又為我們民族的災厄重新撰寫一頁，我們的戰士更前仆後繼地踐踏着先烈的血跡挺進，這一頁尚未完成的歷史，將要在最短的期間內光榮地呈現於世人之前。

假如說我們有抗敵救國的武器，這武器便就是數十百萬的英雄志士犧牲的精神和堅貞的意志，用他們崇高的武德，用他們忠勇的武功，用他們的血和肉，為革命的前途掃蕩荆棘暗礁，為抗敵救國奠定了

必勝的基石，為三民主義新國家安放了鋪路的鐵道；為我們的民族建築一條無莊光明的大路。他們的功勳，為薄海同欽；而他們壯烈的死事，使千古同悲！

瑪志尼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米蘭城舉行殉國名將陣亡紀念會中對意大利青年民衆呼籲：

「這樣徒然地在死者的頭上悲傷，有什麼意義呢？唯一有價值的方法，我們只有繼續着為自由為民族而犧牲的烈士們所已經開始的鬥爭啊！」

我們要踐踏着先烈的血跡奮進，繼續而完成先烈們手創的基業，我們才獲得起那著一種極的自由與獨立將要到來的。•

忠勇的戰士們聽着！泰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發動的前夕對全體將士大聲疾呼：

「我們自己，我們國家的榮譽，正在要求着我們去這作壯烈的英勇的鬥爭。現在，如果我們極可恥的失敗了，那我們將沒有面目存留在這世界上。讓我們為着自己所信賴的神和他的幫助，由他手裏的勝利鼓勵着我們去完成這偉大而神聖的任務吧。」

忠勇的戰友們！三民主義的鬥士們，堅定着我們必勝的信念，仰賴 總理在天之靈，忠勇地去完成先烈們遺給我們的神聖任務，奮鬥更進！

我們謹以瑪志尼的話來安慰於先烈蒼天之靈：

「先烈們！你們可以自慰了，你們的不朽的精神已經由後死者，你們的弟兄繼續着相負起來，而他們都是崇拜信仰着你們的。•」

目 次

獻 詞

一一·劉故司令長官甫澄先生	1
二·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賦	4
三·修副軍長麟閣趙師長登禹	17
四·饒國華師長廣德殉國記	20
五·記王銘章師長勝縣殉城	24
六·莒縣殉職之劉震東將軍	27
七·蒙丙義將軍血戰羅店記	28
八·茹越口之役的梁鏡齋旅長	35
九·死守原平的姜旅長	36
十·愛國文學之役黃梅興旅長	38
十一·晉城血戰殉職之徐團長	38

十二、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團長	38
十三、楊志卿團長台浦鎧殉難	39
十四、月浦血戰之路某榮團長	40
十五、寶山之役的姚子奇營長	41
十六、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42
十七、記王敬謀營長蘇州河之役	43
十八、血染紅了南口——無名英雄之一	44
十九、我們英勇的空軍	45
(一)「一二八」空戰大捷記李呂兩隊長	46
(二)紀念闖海文烈士	46
(三)飛將軍沈崇壽烈士	47
(四)「四二九」失蹤飛將軍陳懷民	48
續後記	62

劉故司令長官甫澄先生

自中央發動抗戰以後，川康綏靖主劉湘氏對於暴敵侵略，備極激憤，乃於去年十一月八日帶病率領所部離川，督視中央當局，請示作戰計劃，於十一月十二日到達首都，日夕奔走，運籌帷幄，不免辛勞過度，舊疾腎癆漸見劇烈。當時各長官均堅請至後方覓地休養，劉氏執敵心切，不肯聽從，仍舊奔走擘劃，軍書旁午，以前方戰況激烈，未肯卸手，擬在京於短期內延醫治愈。嗣因京中名醫太少，蔣委員長以劉司令長官駕臨所寄，關心尤切，當勸告劉氏移漢診治。劉主任承蔣委員長勸諭，遂命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漢，入萬國醫院，延請德國名醫赫希波格診治，經過兩週療養，病況漸見良好。劉氏雖在病中，對於前方戰情，關懷特切。關於重整軍備計劃以及穩定前方策略，曾經親手草擬萬言，呈請蔣委員長採納，同時為完成川省建設，亟請鐵道部張部長予以設計指導。其唯一主張為本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兩原則，督肝忠勤，雖在牀第，猶切念不忘。旋以患處擴專過重，致腎癆病復行轉劇，突於本月十四日，在院輸血，十六日邀醫開始輸血，雖略有功效，終以血管緊縮，兼以營養不足，無法確量容納，迨至十九日病勢益重，曾輸血達三百四百，然終不顯功效，而病狀愈見危殆，迄至一月二十日，醫士擬再輸血一千四百，內血管微細，不能全量注入，故於午後五時許，曾一度入昏迷狀態，氣脈微弱。嗣後實行強迫輸血，未稍起反應關係，脈略強，迨至下午八時止，病勢不若斯世。

劉故主任治川有年，慘淡經營，政治建設均有優良成績，中央依畀甚重；去年四川整軍會議後，劉

主任即發表八項施政原則如下：一、川省府用人，應分別政務事務兩項，用專責成。至行政機關，由各廳處長分別就其實情，在合署辦公之原則下，切實施行，以期適應完成三年計劃之需要。二、川省各廳處今後凡擬籌辦一事，在未辦前，即隨時準備其各種困難問題，並須親自派員赴各縣觀察，以期實效。三、新都為川省立實驗區，省廳一切施政，均應交其先事實驗，得有結果，再向各縣推廣。四、各縣二十六年度預算，凡未呈報者，由財廳查明簽請審處，已呈報者，各廳處應速核定。預算數字，應依中央核定預算科目，如有溢數由劉主席負責盡量核減，以求適合。五、川省府與各專署縣府公文傳遞，辦事手續，頗為繁雜，應力求敏捷，以增效率。六、在三年計劃未開始前，分期召集全川各縣長會議，指示施政方針，聽取報告，推行新政及困難情形，以資改善。七、川省府各高級負責人員，對於兼職，所難避免，但須指定專人代為辦理，以免妨礙本身工作。八、生產建設，貴在選用民衆資金，政府應詳加指導，如在法律、政治、經濟等方面之下，決可成功，飭由財建兩廳會同設計，擬具辦法。原則論述以後不久即有全省九十二徵收局的改組，創設師管區，整飭保安隊，進行調查工商業，建設農業倉庫，使四川政治，昭光肅紀。今後之新四川，在國防地位上日臻鞏固。歷年來對於國內統一運動，奔走呼籲，擁護堅強，尤見卓識。劉故主任係於上年八月七日由蓉飛京，顧時國難尚未爆發，我最高當局早具抗戰決心，劉氏奉召應命力疾飛京，曾作堅決抗敵建國表示。在機場對新聞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此次疾入京，冒昧拜謁蔣主席及中樞當局，報告整軍實施情形，並請示國難期間，後方一切機宜。邇來國難嚴重，已到最後關頭，全面抗戰，勢不可免，籌劃對策，權在中央，本人除敬聆蔣委員長及中樞各長官訓示後，倘有所見，自當盡量貢獻，以供採擇。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唯一生路，只有抗戰。舉國民衆，慷慨激昂，已充分表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精神；多難興邦，殆已明

戰。敵雖強暴，我必爭得最後之勝利也。四川爲國家後方，今後川省所負之責任極重，現時軍隊整
理，業已就續，人力財力，無一不可資獻於國家，個人此來，即欲諭明此意，在遵委員長西席之
下，作一切準備，以舒軍伍之憂，而慰國人之望。但川康兩地，甫上軌道，各項建設，甫經規劃，
基礎尚未堅固。資源方面，有待於人事之處甚多。國人既認定後方緊要，切盼諸君努力。予以協
助，尤盼金融及集中資力，從事於生產開發，充實物力，使四川確可爲民族掙扎之希望。則國家與
地方，均幸甚矣。個人因責任甚重，故不敢顧惜疾軀，晉京請示，辱承各位訪候，實不敢當。

劉氏平時訓練所部，究嚴恩威，俱極切當。上年捲軍，所部編制訓練，質量均優，抗戰以來，
川中健兒迭有建樹；而勇敢善戰，紀律優良，尤爲國人稱道。如所部鐵師廣德之役，師長殉難，王師勝
利，威震極東，莫烈卓著，實不負劉氏訓練督飭之苦衷。

劉故主杯弱留之際，曾口述遺囑如次：

「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疆場，爲民族爭生存，爲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曾宿
病夜殤，未盡所願，今欲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员長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到
底，力圖我川中飽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疆境，川軍期一日不還鄉，以爭
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到我中國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此囑！」

時至今日，唯就義精神生存，唯抗戰民族始有復興之希望，川中軍民不乏明達之士，當能體悟劉氏主任
遺志，一振大將軍之精神，努力製敵，加強建設，頤共勉旃！

劉故主督謀湘、寧南役，以斬關大邑。民元前一年，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歷任騎軍第十七
鎮排長隊官，陸軍第一師營、團、旅長，民國七年，任川軍第二師師長；民九年，任川軍第三軍軍長，民

十，民十一年，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民十二年，任四川軍務善後督辦；民十三年，任川滇邊防督辦；民十五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兼任第六路總指揮；民十九年，任長江上游剿匪總司令，民二十三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民二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二十六年，兼任第六路軍總指揮，又預備軍司令長官及又聯區司令長官。

中央聞劉武服耗，曾明令頒布，由撫臣人紛紛函電銅鑄故上將家屬致唁，以表悼惜！

忻口大白水之役追記

新軍長夢齡劉師長宋贊求仁得仁

一 忻口大白水之血戰

先是敵於津浦線正面與我軍膠着於平原禹城間，因我兩翼游擊隊甚活動，敵未敢深進。而平漢線自石家莊失守後，一路無險可守，戰線已移至順德邯鄲以南，入彰河國防線。晉北戰事甚烈，正面我堅守忻口，兩翼游擊隊已將敵後路切斷。其由石莊進犯娘子關之敵軍，亦在井陘附近受我重創。敵不得不於晉北猛攻，以速其括華北全圖。此為當日北方戰局形勢。

十五日拂曉，晉北方面之新坂垣師團之四十二騎隊，繼續以猛烈砲火向我又部官村以南及某部高地一帶陣地轟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我官兵沉着應戰，激戰至午，斃敵甚多。至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進陣地，完全擊毀，守兵一連，全部為國犧牲。敵即利用其砲擊效力，以步兵猛攻，我官兵因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奮鬥全部出擊，一舉將敵擊退。敵進犯發生頓挫後，復實行以砲兵掩護其步兵攻擊，但復被我擊退。下午以後，敵在其砲彈掩護之下，反復向我猛撲，七次均被我擊退。至下午八時，敵氣已竭，未敢再犯，我仍在原陣

地為敵擊時，是役敵傷亡無算，我亦陣亡營長焦秀民一員，負傷而附白英書，營長吳步雲，宋天衡二員，傷亡官兵連長以下約六百員名。

十六日夜，衝入我大白水村內，旋經我軍以手榴彈煤油擲燒擊退。總計繩獲敵山砲七門，小砲二門，步槍四百餘枝，無線電機一部，輕重機槍四十餘挺。斃敵不下千餘人。十七日自晨迄下午二時左右，敵對東西榮花村南槐花大白水三處，以煙幕掩護前進，以步砲兵飛機坦克車聯合攻炸，卒未得逞。敵方傷亡極重，大白水一村血戰三日，敵傷亡約二千餘人。是日并擊落敵機一架。而我忠勇之鄧軍長夢齡劉師長凌烈即於十六日殉職。

二 犧職經過

自滻溝橋事件發生，鄧軍尙處成敗境，當時鄧劉二公均奉命赴蘆山受訓，以當此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非羣在領袖領導之下，努力抗戰，無以救危亡，故曾一再請缨北上抗戰。及抵石家莊，鄧劉兩公均願死守據點，嗣以晉北戰事緊張，乃奉調至太原北方一百九十里之忻口鎮禦敵。到達之日，即曉諭官兵與陣地共存亡。故自十二日起，敵曾以飛機大砲坦克車向我陣地猛攻者十數次，然士卒抱定犧牲決心，屹然不動，敵未得逞。迨十五夜我某高級指揮官，曾親臨陣地嘉慰備至，并令鄧公指揮七個旅，由正面向敵夜襲。左右翼同時出擊策應，期收夾擊之效。夜二時鄧公親臨前線，身先士卒，揮兵前進，連克數山頭，其時鄧公布以指揮右翼之五旅前進後，隨鄧公督隊前進，迄五時餘，天已微明，鄧公恐天明我新陣地受敵砲火威脅，不能堅固，不如乘勝直進，將殘敵殲滅於俄頃，以期一勞永逸，遂更揮兵奮進。敵陣紛亂，乃以機槍濺彈掩護後退。是時鄧劉二公已臨敵兵線之前，距敵僅二百餘米遠，鄧公中敵機槍濺彈二枚，鄧公頭部中機槍濺彈片傷一處。後亦中機槍濺彈，登時倒臥，及時勤連十將二公

恭謹出述，以已追隨天上，作壯烈犧牲矣。是役我傷亡聞大，然敵方傷亡，尤倍於我。

三 郝軍長略歷

郝軍長諱夢齡，別號錫九，年四十一歲，籍隸河北藁城，沉勇剛毅，英敏過人。民國八年，畢業保定軍校，分發西北，比聞郭茂震在東省綰握軍符，姦攬通才，郝公遂馳往投効，郭氏一見賞識。五年之中，由排長擢團長，十四年秋冬之間，深州反旆一役，君勇邁當先，奮不顧身，遂負創，赴大連就醫。適魏益之在榆關收集郭氏舊部，郝公乃扶疾投往，復任團長。在九門口，小河江一帶，以一團之兵力，守五百餘里之正面，鏖戰三晝夜，敵未得逞。十五年夏西北之役，首克蔚縣，擢升旅長，十六年夏參加北伐，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五十軍第二師師長，率部圍攻西平，收降數千。冬月兩征，先後克復英山，蘿田，黃陂，荊門，當陽，宜昌。十七年繼續北伐，由鄆入豫，由豫抵平，掃蕩直魯殘餘軍閥於平東，兌商河，濟齊各名城，以竟革命最後之成功。旋奉命兼任鄭州警備司令，二十年六月升兼第十九軍軍長。次年九月保薦劉家麒升師長，本人專任軍長職，此次率部抗駁晉北，出發之前，已抱決死決心，特預示子女遺囑云：

「此次北上，抱犧牲決心，不幸陣亡，汝等體汝母汝祖母之教訓。若中國不亡，可入造詣學校讀書。」

郝公殉難之志，早具決心，國人聞之，莫不憇惜。至頭腦清楚，學術優越，尤為現代軍人中不可多得之才。而蒙長官營何主任，徐綏靖主任克成，均倚為左右手。遺有八旬老母，寡妻；子三，女二，俱幼稚。公忠貞潔潔自奉，身後簡朴。

四 劉師長略歷身世

劉師長家麒，字鍾麟，籍貫武昌，幼聰穎，早年喪父，福壽乃祖及伯父輩所鍾愛。讀書報至有關國家民族興衰處，輒不忍釋手，愛國之念，實基於此。洎辛亥革命，君方肄業勺庭中學，聞歐誓起，投學牛軍，時其長僅伯父健在，眷念孤兒，力加勸阻，君卓志如山，擇彼竟行。旋奉令防清軍於黃州。嗣為深造，先後入陸軍小學、陸軍預備及保定軍官學校。卒業後分發邊防軍見習，期滿充敘參團重砲兵排長，由是而連督團長。民十五革命軍會師武漢，君部時駐豫南，首先響應，全豫不兵而定。因是受任革命軍三十軍砲兵司令兼第一團團長。二十年任五十四師少將參謀長。在賴之良村，於深入匪巢建立殊勳之餘，浴血解郝夢齡師長於圍，身受四傷，幾不獲免。繼參軍任五十四師一百六十二旅旅長。意以現代戰術，日新月異，志求新知，因捨所部入陸軍大學。今夏卒業，升任師長。祇緣志切殺敵，請命前驅。九月初由漢入湘，接駕共難別已三年有餘之本伍北上抗倭，歷於津北大白水之役，享年四十有三，君家世清貧，持躬嚴謹，標諸消遣之具，都無所染，食當粗豆，衣無綢緞，然恤賞士兵，遇濟親朋，雖巨資弗稍吝也，用是數軍二十餘年，依然清風兩袖。平生好學，並攻墨怪體，手不釋卷，勤研新式武器，意在有所發明。尤以生性孝友，兄時代父母操持，殷年侍弟姪妹，耽耽若加，具軍人之體魄，無武夫之粗獷，娶妻徵自階女士，生三子一女，遺幼女世端，身後淒涼，殆有不堪筆述者。（自謀）

五 郝劉二公身後榮哀

蔣委員鴻範布告哀諭，蓋二公靈柩抵漢，各界公祭，委附詩文以祭，君錄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第九軍軍長郝鴻錫九，爲五十四師師長劉君鍾麟，殉職於晉北之大白水。越八日，於二十四，其靈柩返於漢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愛爲文以祭之，其詞

曰：嗚呼！吾聞此甚悲，猶聞古之忠臣義士。奮髮無厭，一往不顧，冒擧破敵，謂我無人。播燭都軍，一軍獨領，身先士卒，橫撲虎虜。對君鶴蹕，如影隨形；我師生力，萬鈞雷霆。方其赴敵，甯惜一死。挺身殺敵，誓雪國恥；槍林彈雨，氣絕骨亡，士氣大振。無怨於黃。嗚呼！寄生天地，百年瞬息，正命沙場，垂絕無極。惟念二君，千里旌幟，九原有知，遺憾歎欷。家室子女，存間斯夕，凡茲善後，生者之責。神舉禹甸，寸土寸金，有司無我，人同此心。伏茲精誠，深入吾掌，一尊愛憲，尚其來享。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何主任與蔣二公多年徇薄，二公生平，忠貞廉介，何主任發文內，開述甚詳。

維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成濟，謹以香花清酒，致祭於蔣軍長錫九軍師長鍾麟之靈柩前而泣曰：嗚呼！自抗戰以來，以軍長而躬赴前線，志決身殲者，惟吾錫九一人而已。其以師長直前殺賊，與其直屬軍長攜手陣殉者，亦惟吾鍾麟一人焉。鍾麟隸於錫九，自用師河洛，即與予相隨。錫九淵重，鍾麟沉毅；予於諸將中，恆許兩君爲李續賓李續宜一流人物。轉戰連年，迭著功勳。今暴日入寇，平津淪陷，委員長蔣公，赫然整旅，全面抗戰，錫九鍾麟以所部奉命援晉，與日寇相拒於忻口。忻口者，吾北重鎮也，太原安危繫焉。兩君躬率所部，夜襲敵陣，敵我砲火之力，既盡懸絕，勞逸之勢，又不相如，卒能奮勇直前，殺敵退當，晉北危局，賴以轉安。是則兩君有功於斯役也大矣。乃以身先士卒中砲斃亡，傷哉！

憶錫九北上抗敵時，曾囑諭家人，誓以身殉國。鍾麟膝下僅一女，未聞有遠囑，惟其爲國捐軀之素抱，早流露於輿章。當茲民族存亡繼續之交，吾君求仁得仁，原無遺憾；惟予承命申幅，留聞後方，爲定江漢，賴以圖宏之計，實感慨深，追想壯烈之詞，莫不動容，含念絕聲。

力者，若以兩君之兵，善處之，安無能勝？夕擊敵次，身死先齊。而我猶執作枯薪，總晉與我隙者，豈不乏人？但間有一般闊輩之輩，平時則勝士卒之餉以自私，戰時則委頓聚於敵而先遁，敗績戎敵，影響搘天之羞，尤復覬翫羣衆，不肯引安。縱國家以寬大爲懷，未忍加誅，應亦自察其失誤戎機之罪，束身司敗，付其事於西秦者爲之，收拾補救；乃食懸祿位，逍遙河上，恬然不知軍人之私辱，猶何稱乎。予是以笑歎兩君之熙介忠勇，爲不可及，而不禁爲之歎歎太息不已也。

嗚呼！兩君既已成仁，蓋無後繼者之能繼兩君而繼以勳業。而勿效彼庸吝，空臥空談。尤望在後方者之能閉關拒敵，懋貽繼力，以充實前方之軍資，而使其勿退敵，能保國，以無辱兩君之榮譽於無窮。

兩君家屬，委用長孺公，已盡之歸金脊郎，而行憲當爲之存付史館，此設蓄爲之優勝。兩君之所以
報顯宗，與國家之所以酬兩勃者，蹕不交割。異日強寇相逼，禦勢復振興，猶其祠宇，猶古三賢，兩君
九原之中，當爲含笑不置也。仲婆！

六 鄭劉兩公家書日記

萬葉公雖生於舊朝，俱足法人。方當國勢旁弱，猶主一隅，固非所當，實為極力。續自之時，於此間

津亭

鄉夢齡將軍著

十月
一
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起電話孔旅長，及開師部到石門附近，準備今夜燒車，假後乘馬到豐寧車站，因無車，至高邊李團長處，並約同張春生到石莊。向李團長到大都村燒車，十二時到石門，仍往「菊花店」，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據云：衛戍軍部亦開山西。又到圓甸令處，復到石門調林國文，據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關部設督，將軍令山西城縣，將參謀部守娘子關。南行，林國文令即開出兵車八列，而後連轍後部，歸來有多數燒車，因察我，無法為力，原定今夜還城一役，因減汽車作罷。十一時三十分鐘，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正太起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兩月未行軍，經過六省。

十月三日

「星期日，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早起與陳國在車站調話，又到東河街與孔旅官長調話，大致為此次戰爭，為民族存亡之戰等，只有犧牲，如再退却，到黃河邊，兵即撤退，只有官長，此謂勢死相拼，我活相死，定燃燈打退坐滅。完畢，敵機來襲，即就近在窯塊內躲藏。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與老友王飛鵬談會軍情形，歸火到師長辦事人員到，決定今夜北上督戰，又請劉玉等到綏寧與前方王於長面商，已到忻縣前方，姜旅守原平，又發現敵情，就開車到忻口鎮下車，而後徒步前進，又遇雨，因次日天晴之故也。

十月五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冷午熱暖寒涼一日有四時之變)

早三時，被關長來，六時孔旅長來。在忻縣車站的棉衣不五千一百套，官兵三百餘套，騎士一百二十四，半分兩旗，及師部各處。七時，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又過河到二團團部，

概云：今晨之砲，係該部先放直砲，午後一時歸來，某總司令派朱率高級幹部視察。營長：某某師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出發，明夜或可到忻縣，到齊後，以備出擊。接又總司令密電云：勝聯之敵，有向後撤退之趨勢，按各處情況細聽，不確。午後四時，敵又以大砲坦克車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攻原平甚急，並敵騎一部，到我陣前，十餘次營戒及偵察。棉軍衣已發足，獸子尚差半數，如營收，而後行劫較便。

十月六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起床，檢閱入萬英師公，沿河觀察地形，見吉兵作工，多不得聲調，到界河橋，敵械偵察至後，高炮默守，自晨至午，敵攻原平西北方甚猛烈，午間電話不通。班圖蒙蒙到此，陸等被彈頭，直至七時始聞聲，接總司令及劉書葉電話：萬英軍據右翼陣地，某某某師據奇村鎮，九時三十分，與某旅副官長通話，據云：仍固守土圍，西北面用網，敵城內地勢高，恐不易守，希望李師派兵發來；當派李團長率，吉兵兩營，邊緣斷逃城，及保護油料車，因當援助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及解其餓，萬英係內地，此次欲圖破壞，較有功於國多矣，或因李服膺將被決，督商級幹部，已具必死決心。

十月八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起檢與某某軍長同赴太原，接郭季趕電話云：某日內進駐忻縣，不必前來。早飯後同劉師長沿某某經界河越官村南懷化趙家莊（實地探村）張渡窩金門拂曉視一週，約四十五里，歸來接王軍長某某通報，八日早二時，歸人韓縣內城，（略）將此情形轉電話某總司令，朱參謀長矣。晚接原平軍旅

電，敵又攻原平，十二點二十分，接某參謀長電云：原定集中完畢，即行進攻，難堪驕又失，改先攻守勢，將工兵及鋪地內通信先設備好，接某作戰命令，左翼友軍某某某師，以奇村永興為界，右翼友軍某某師，以某某為界。

十月十日

「星期日，氣候早晴午後陰，溫度六十五度。」

今日為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回憶先烈緒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了。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坦克車數輛，幸已有準備，將小橋折斷，車停橋上，派兵某某出擊，將該橋上汽車燒燬，餘車退去。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平，此時又接某令，姜旅留予指揮，如早日出動，決無此事。午間接某部長途電話，令與姜聯絡，午後六時，某總司令來忻口，到某某看陣地，歸來到部，談甚久，而後回忻縣，俟裝甲車到，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游擊，並與姜聯絡，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氣候陰多風，溫度六十度。」

昨夜風雨交起，二時三十分接某總司令令：派有力部隊，撫逐原平以南之敵，解某旅之圍。即令三團某團長率兵兩營，三時出發，裝甲車未到，王營拂曉到平地泉，聞原平砲甚烈，九時有潰兵出城，恐此時城亦不保。午間接郭季燭電話：某旅仍固守東牛城，士氣亦壯，決定今晚攻擊，部署以三四分兩路前進，六團跟進，五團候到原平後再跟進，見燒燬之敵裝甲車，載有飛機汽車多數件。午後三時，接王團長報告：我裝甲車過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敵，用輕重機槍射擊，並坦克車十餘輛。及小砲向我射擊，晚飯後即開始動作，接郭季燭電：某到並請示團長官，某某某，有改戰略之意。•

十月二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早飯後到陣地，時有飛機來擾，歸來下令砲兵進入陣地。午後六時總參謀長報告：敵分三縱隊用坦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由原平分三路向我陣地前進，又一營敵砲兵一營向大興村前進，七時到前方，正敵機向我射擊甚烈，當令沉着應戰，非有命令不還。九時歸來，砲兵團長報，恐石莊不保。孫銀娘子關，如此，祖慕已淪亡矣，痛心已極。恐明晨敵拂曉攻擊，除與敵線孔隙補充彈藥外，令某某師一團，明早進至界河鋪，陣地到橋邊，以便支援王團，準備出擊，又原平姜旅署開到，知姜旅長已陣亡，實為可惜。該旅傷兵等，代為收容，馬朝宗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又與劉錦長通話。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昨日正在前方督戰，歸來見有受傷官長，始悉南懷化某某某團陣地已被突破，即令某師派兵某團由某某某往援，另將界河之預備隊增援，並同李師長督戰，對某某某團調遣，仍繼續抗戰，將原陣地稍向後撤，歸來向某報告，想補救，請先將某某某撥某旅，以便明晨拂曉攻擊，趁夜陳軍長某某來此間，會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間三時始到，即向西方高地，至五時到，即向南懷化出擊，連日晝夜砲聲甚烈（從略）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五十度。」

早三時上山，五時開南懷化，新穎城出擊，某某某團在前，某軍在後，限三小時攻下，一時後即到達目的地，因某某某，即發去動，故原仍在原地，一千三百尺高地，亦到有敵人，令某某某師恢復，今

日督戰，李師長負傷，魏國長負傷，官長受傷過多，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午後四時返部，與該軍長共乘吉普車到北野營，晴日出矽，聞二二〇〇高地有失去說，右翼到舊城，亦有破壞，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三時時地分處完畢下山，奉着我今日刻晉。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陰天，溫度九十二度。」

一時半時左右，我軍在西野營附近擊敗敵軍，亦未成功，又還回原地，二二〇〇高地之情況，仍如昨日，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

觀音坡：鄭公什記述於是場，翌日即在前線陣亡，由其最後一語：「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可知。

劉將軍日記

十月五日

「氣候晴，溫度九十度。」

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領一帶山地觀察地形，十四時方返總部，適有總司令派李相成副總參謀來督導一場，十七時送被乘車返太原。

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

十月六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五度。」

今早，起床後，隨軍長赴汾河邊偵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故在某某某某

某某某，某某某，原平急急，麥浪不支，今日午後有機種送，並有接濟
該縣之彈藥汽車十四輛，請即照收，每車裝滿彈藥，對於作戰工事，頗
不努力，請各不輕信這些謠言，切勿誤聽，以免生出紛擾，一且失防，則難收拾。今後對
敵作戰之精神，如不決心必死之心，則必敗，如能堅忍，則必勝，請各將士以此為
鑑，勿以爲言，勿以爲諱，勿以爲謠言，勿以爲虛言，勿以爲空言，勿以爲無用言，勿以爲
疊之。

二三

「無能」
卷之三
八十一

十一月

卷之三

近日感病不適，由南入北，生活不曾慣一也，服務不能盡心所致二也。日見輒新之多寡隊之無能三也。我之心胸之寬，較前大進步，然仍有未豁然者，而經氣力改前非，察前過失，轉對與有潤養，勿浮躁，以免爲人所譏訛，大敵當前，須虛心籌劃，以克強敵，蓄志如此，不卜將來如何（略）。

十月十日

「氣無時，歷歷七十二。」

今早二時，我前進部隊，被敵裝甲汽車襲擊，結果被我張營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我部開始作戰，有如此勝利，誠屬難得，予即獎賞該連官兵。早餐後赴界河據陣地巡視，適值敵機來襲，予即避之，返師部後，敵機又來空襲，並未下彈，晚餐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予隨車長引導赴前線巡視一週後，即返師部，衛軍亦同來暢敘一頃，二十二時，方回折腰，今日晴朗，天氣晴和，開始作戰，即獲勝利，勝舉之結果，決得美滿，吾自努力以掙扎戰爭，庶不負國家之培養。

十月十一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六度。」

早偕寄濟兄赴陣地巡視，早飯後，派至團之一營，隨裝甲車赴前方搜尋（略）。十六時得前方消息，原平失陷，以故此地受制，本晚即令營第一團之步兵在板市一帶駐地指領，並撤，夜雖頗頑強，凡在夜間，日本兵多眠，滿蒙軍守衛警戒，其戰法，先以火砲轟擊，次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而後再隨之為步兵，其步兵雖不大勇敢，而其戰鬥精神頗發，我軍之抗，若非十分沉着，絕難抵抗，日來對官兵訓話，多注重此點。

十月十二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五度。」

早在部辦公，早餐後，輪軍械起事，因聞助巡視，今日敵機時有機襲，我據地前之敵人，日漸其衆，故我之部署猶宜配置，以堅壁，隨軍長赴軍械庫北方前推陣地，派王連陞團長，及張清濱營長，其時敵向我夜襲，以致前線步兵，槍械斷落，經一時方罷，予始回部。

十月十三日

「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今日某某某派陳洪傑率其軍兵力來援，竊憂惜李師長某某於半夜陣地，恢復舊懷化陣地，結果以左右聯絡不周，致未收復。而李師長負傷。

南苑國河之役

一、修副軍長趙師長被斬殉國

南苑國河之役，修副軍長趙師長寧獨身，督率所部抗敵，先後殉職。修趙兩公爲我軍抗戰最先犧牲之高級將領，遺報傳來，國人哀悼，而死事之烈，尤爲國人所崇仰。

修副軍長諱誠問，字捷三，籍貫河北西陽，生於光緒十八年，現年四十六歲。歷任護軍第十一師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長，驍軍第三十師師長，護軍第一師師長，龍門鎮守使。民十六七，參加兩口灘州天津諸役，卓著戰績。十八年退伍返鄉，二十九年持二十九道政導圖，二十二年任張家口營備司令，是年五月，抗日同盟軍，在察成立，修氏代理察省主席，第一軍軍長。八月，同監會撤銷，改任強垣公安管理處處長，現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敎導團教育長。

修副軍長爲人沉毅果敢，素富愛國熱誠，治軍極嚴，與士卒共甘苦，每遇作戰，則奮身向先，去年七月下旬南苑國河之役，修公英勇近抗日軍，親赴前線督師，忽被機槍彈將腿部射傷，修公猶裹創勇往直前，終以身體受創向前指揮，遂有一炮彈射來，擊中頭部，遂即陣亡。修氏有女二男三，長公子現年已二十餘。

修公殉難消息傳至平市，市民無不深悲。特此啟言，經數日始行尊葬。

與修副軍長同時督率殉難者尚有二十九軍第一軍三十二師長趙榮禹氏。趙將軍字舜臣，山東人。現年四十八歲，民國三年，在陝西十八師威遠第一團第三營修築蘭連入伍，隸充族部傳令兵騎隊，民國

隨馮副委員長換裝入川東剿匪，十一年在豫升營長，十三年兩苑升連長，十四年後，以戰功升營長副團長等職。十六年北伐時，奉命南征，擢升為旅長，十七年任第二軍團第二十七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回任旅長職，十九年任第一軍團升師長。二十一年新編日抗日之役，任三十七師指揮官部旅長，製率健兒一營浴血奮鬥，被譽為「新敵之膽者」。終此之亂，將軍武功，名傳中外。旋以戰功升任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同年任一百零二軍特別軍長兼新編總長。二十五年一月，續任任第十二軍軍長，五月任河北省第四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十一日兼任冀察政委會委員，續任長勝初督辦，監獄參政，有無肅豪傑之風。去年七月吸雨苑死歸河，續長子副軍長吳其華，次女繼英，已故蘇州，猶娶閩女石，續母伴讀，卒至驚訝，捐贈，開外埠大病於京，上允祭之。以見。

趙師長生於山西平定，自小學過關東，忽中一彈，左臂受傷。衛士急欲負之走出火線，趙氏猶不願，仍向旁人喊：「未識武勳，難復再勝勤刈火線，越線是向其繼從云：」

「汝從歸還平、德宗每首，忠孝不能全，殺手不亦，請余母勿忘。」

趙師長全忠節卒，身殉火線，遺言效誠。胡說從民步先烈照道，殺身勝利，當所繼從云：

「隨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徐培訓，送東方，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繼英，被始武將，出鎗彈干。前於北伐勝匪及各軍日督教，均能克成明好，益著勳法。此次在平應戰，或以排隊過家，保守並士爲職志，過家而歸，斷頭流血，而是氣壯十氣，表率我行。不幸身力重創，毀於戰陣，追懷壯烈，我心永懷，特請上級頒獎，追贈將軍，並交行政院轉行本級追贈。朱牛率號，有備宣付祭館，以昭顯赫。」

修總二公恤寡孤，送歸故鄉，葬於八月一日作詩以弔，蓋深悲憤歎絕念。

二公之忠勇

馬修元

修是二十六年歲次己未，歲在壬辰，三年的弟弟。

發病服毒，其弟，即我所說的。

論稿問：

你入高院時，那時一年期？

趙入改進科，那時一年期？

論體者：

同級進士，同體，論體者。

修終歸正統，翰林，同級進士。

修極於缺，翰林，同級進士。

趙研考較，翰林，同級進士。

二人是一般的思想，不同的一般，

但今歸為始祖，又以翰林同級進士。

但我們知道，這兩個人，都是食人民脂膏，受人民脂膏的。

必須這樣死，方見得死得其所。

後死者當為無罪，被冤枉的。

我們參民籍已死於獄，死於冤枉的。

最後勝利必在我方！
你們二位在前面等我，
我還不久把你們趕上。

廣德軍發勦敵之捷圖

儲將軍率我軍一役中，堅拒矢石，堅守孤城，殊死作殊死鬥，雖寡備以成勝敗，均因此物固頑勢，振臂三軍，寧能不指揮萬軍，奮強橫氣。得安，賊既懈來，國人訖難與憇！

儲將軍奉命出用是去年的寒。本年正月捕奉節轉戰東線，不寧所逼，竟以身殉。先是二月二十九日晨，我軍於五渡我的時候，方氣之閒，與南漢與方面之西，即逃北，而以主力西向廣德，經過二十八二十九兩天的耽擱，猶被擋一關，至三十日午前。我軍不顧門戶，強奪頭城，則公集的新附地，堅守據點，奮勇迎戰。然相持過，不經持久。總領長身先士卒，遂相敵相克，及呼喝者狂奔進攻之下，猶泰然自若，據守要地，誓死不退。以兵士連傷亡稍緩，我軍猶時時亦趨於其陣，且刺陣中，當時將圖殺三人亦受傷，士卒聞耗，各慄然，不復上至殿宮西廊。而殺氣破之烈，自我軍退出深淵以後所愾見。原經此境遇過這時候，我軍猶時時殺之，而我軍損之亦無幾，此時我安吉守軍乘隙立足未定的時候，我軍突擊，所向無敵，我軍殺甲車相乘等重武器多不及遠走。同時潤安鎮既被我軍收復，我軍首當其衝，遂連不支，我軍自進於廣德一帶繞過公路之東北，向長治遁退，至是滿目心手之橫掃，追其前，則一望莫收，而我軍以之急追，則天白日甚，無不類乎翻廢，歎呼以迎。

饒將軍國華字彌臣，年四十八歲，四川資陽北關外人，世業農，樸質沉毅，清末，眼見國族淪沒，立志從戎，以樹報功，民二畢業川軍第一師所創頭目養成營，旋任一旅一團三營下士，擢升中士，排長。民三護法之役，以軍功升該旅某團第一營第四連連長，一師番號改編二師，遂改任三旅五團一營四連連長。民八致入第二師合川軍官學習所，學術精深，以第一毛學業，選任合川教導第二連排長。民九任三混成營一團一營營長，民十調升第二師某旅八團團長，民十五升川軍第七師副師長，川東之役，任指揮，威震日，譽滿江，號稱英名，二十年任二師一旅旅長。二十一年安川戰起，氏率部轉戰營壘，攻無不克，其點績迄今猶為人所傳記。二十三年調回二師，任右翼指揮官，督率劉子弱等五旅收復綏寧城，萬縣，陝甘大捷。二十四年，第一師長廖式輝升軍長，氏遞補團級，轄改番號為一百四十五師，氏任師長如故。歷任副師長，北寧路，任鞍戶營長，所賞獎，二期兩調，特予留任。

饒將軍著文，著有百忍集行世。

饒將軍生平及其德行詳載記廣德殉職之饒國華將軍一文，作者係汪第餘先生，原文載大公報，特為轉錄。

十二月三日得到前方來的一個消息，驚心觸目，那就是：饒國華師長在廣德前線陣亡了！

這個消息當時使我震驚起來。當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猖狂的砲火下，一個臨危受命，以死將事的民族戰士的捐軀奉國，實在是每一個戰士，每一個戰士的意中之事。但是，和我分手還不到半月的饒將軍，至今回憶起來，還是得他那疾痛以待的體魄，堅毅的精神，宛然在目；轉瞬之間，如何能相信他已經為國捐軀，和我隔了一個世界了呢？

我聽了這個消息，悲痛與懊惱的情緒，一時湧上心來；合目凝思，我和饒將軍歷年以及往交的，饒將軍平日的言行，都一一憶起來。

佛將軍是我初入川時第一個朋友。

我和佛將軍的相識，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的冬天，也就是我入川的第一年，當時正是蓬勃的紅軍，現在在西北戰場上被八路軍擊潰了，我正和朱德、彭澤民等在陝北蘇區，佛將軍則仍然安吉山中休養，佛將軍就是有連天合山下的最前線和敵軍接觸的，一杆槍，一匹馬，是他的全部。他似乎有很火的神氣似的，滿頭銀髮，然而又好像有一種不可知的魔力，使他在那無數地領地。原來他當時正感覺着一種危險，那是他對於一只老虎，外號「假」的一個古稱，有絕大的戒心，我：問他如此，他實不願見自己被殺的危險？他說國力，對於這人，而是為了應付命令，保護地方，擁護政府，又不得不受命歸隊。在這裏，我不但認出佛將軍，而且認識了佛將軍一切思想行為的出發點：那就是愛，愛是誠，愛是正，也是義。他不但看見了國家的危難，私門決不是解放這危難的大道，而且他也是一個忠貞守分，堅忍紀律的軍人。他雖然心裏有十分的苦悶，但他是一個能始終盡忠職守，所謂鞠躬盡瘁的人。早在他歸之期，我就知道佛將軍歸來一定是一個能够忠國家，有天良，有正義，在神聖的民族抗戰中，是一個堅有力的战士。

以後不久，我執教於四川省教育廳公學教正抗日教育之第壹研究組第五期的總校，佛將軍任班附，於是朝夕相見，與佛將軍，佛將軍這位朋友了；當時國難急急，蔣北伐已經事實上淪於敵手，而日本帝國主義的貪心未已；希特勒在歐洲，歐洲局勢，也很混亂，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凶氣正熾，歐洲和平國家應付極難，對於東方之義大利，則是大劫掠之良機。我中華民族之國運，至此危險已極。佛將軍和我每一相見，必談國事，每必談既往，深感於委曲求全不能立腳決然之苦悶。他當時有一句使我

歡痛論國事必有的結論，曉將軍現在是果斷立在抗戰的最前線，宣讀了他的諾言，而且為這諾言擋住了，但是，曉將軍這一句話，至今却是非同一般的，清清楚楚地在我們的耳中振起。我相信，這句話決不是代表曉將軍個人的聲音，也不只是代表戰士們的憤慨，而是代表着四萬五萬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向日本帝國主義無聲怒心貪惑，作了最有力量的回答！我一念及曉將軍說這一句話時沉雄壯烈的精神，就不覺為之振奋抖擞，要放劍而起。

是的，我們已經追悼曉將軍之後，全川將士，全國戰友都已經立在抗戰的最前線了！我們在最高領袖，在劉司令長官領導之下，我敢相信全川將士，沒有一個不願曉將軍之後，立在抗戰的最前線，與敵人作堅決的戰鬥的。

曉將軍不但為民族戰士中最英勇、最有決心的一人，而且也是戰士中最能耐、最有力量的一人。他在軍隊中可以說是第一流人物；他的勇敢要比北方的吉鴻昌，而沈括精明過之；他的軍事譬如兩方的鄧澤生，而政治手腕却不及。曉將軍在軍隊將領中，不但是劉主席最賢能的輔弼，不可少的左右手，而且也是軍隊中一個少見的模範人物。他在平時，是練兵的龍子，在戰時，是作戰的先鋒，對於階級的訓練教育，他足為常負實責任的一人。對於整個復興民族根據地的一切設施，他未嘗淡漠無精，始終都盡了一份力，而且是最有力的一份子。所以我想他實在是軍隊中的第一流人物，並不是誇大之詞。

——他雖說不僅在公的方面，值得我們敬仰，而且在私的方面，也值得為我們的模範。他實在是一個為公忘私的人，他生活簡樸，不着大衣，不戴手套，布衣粗食，不尚榮華，不尚奢華，不尚浮華，勤於工作，這些都是我們曉將軍經常接觸的人親眼所見的。我們見他還頗有率儉約、努力為公的精神。真不知這如何是福。

曉將軍相對與工作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而且也只要有機會，他常樂於和我一道作促膝之談，上

月十八日，敵工會駐漢口廬山界大和街二十號，餽將軍率隊過漢，這天正是風雨晦暝的天氣，餽將軍雷雨來訪，當時正有楊亞夫、吳秋影、魯自誠諸君在座，彼此暢談前方戰事，他那豪壯、慷慨、英勇、沈毅的精神，一如曩昔，臨別之時，握手互道珍重，他還笑著說：「前線見！」誰知道這就是他最後的壯烈的遺言，而這一次的分別，竟是最後的分別呢？

餽將軍是十一月三十日晨在廣德前線，親冒矢石，堅守據點，與敵寇作殊死戰鬥時捐軀殉國的。將軍雖然以身殉難，但因此振奮三軍，卒能於浴血奮鬥中，克復廣德、泗水。可知餽將軍殉國的影響之大，餽將軍奮勇的精神長留於天地之間了。

現在餽將軍是在抗戰的最前線壯烈的殉國了。我們後繼者如何本著餽將軍統一抗戰的覺醒，奮勇殺敵的決心，學習餽將軍為國苦効貢獻，忘私的精神，繼承餽將軍抗日救國的壯志前進，奮鬥，救中國，以慰藉餽將軍的忠魂呢？

滕縣血戰

——王銘政師長等壯烈殉國

倭寇打通津浦綫的妄想，在兩段幻滅以後，遂改變計劃：一面以重兵沿淮台公路，向徐海威脅；一面以約三個師團的機械化部隊，沿淮浦北段向我徐州進攻；想以合圍夾擊的破綻，來完成他的迷夢。我××集團軍奉命抵抗該敵，扼守滕縣以北黃城石牆界河之綫，於茲兩月，自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一週間，我×××軍及×××軍之一部，不斷在兩下店一帶，與敵作劇烈的戰鬥，因雙方傷亡均大，各退守原陣地。至三月十四日拂曉，敵軍約三四萬人，分道向我滕縣以北地區猛攻，雙戰竟日，我正面及右翼之×××軍，左翼之×××軍各防線，均屹然未動。因我正面寬廣，空隙甚多，是日傍晚，敵利用其騎兵及坦克車，繞攻我側後，致前線各部遂被隔絕。敵復以主力萬餘人，向我右側後運動，十六日拂曉逼

近縣城東關，此悲壯之血戰，乃在縣城東關。這時我們守城的部隊，僅×××師及×××師各一營，共七連，又×××師由前線調回的一營駐守東關外，武器既劣，子彈又告缺乏，可是我們人人抱有必死的决心和犧牲的精神，雖然敵人用飛機大砲及自動火器，統統的向我城內外轟炸了一天，肉搏了幾次，結果敵人仍送到了一個慘敗的失敗。入夜我軍×××師之昌會兩旅都堅，其約定時間，即發出前方調回，十七日午刻，×××師王旅之兩營，亦由城外入城，協同防守，兩師都，均駐城內，所有守城部隊，由王師長鎔及稅代師長會同指揮。兩位指揮官深志復興，抱定與城共存亡的決心，所以傷亡很大，犧牲很多，我們仍然穩定如故。夜間因爲是農曆十五，敵人利用明月夜，終夜以大砲礮輪向我攻擊。十七日拂曉，敵人的砲火，愈增濃密，幾個鐘頭，齊放以後，城垛子及各城樓均被掃平了，城內的民房變成一片瓦砾，擡起的塵土，把蔚藍的天空掩蔽了，天朗氣清的春日，變成了一個暗淡黃昏的世界，這簡直是縣城大劫的蒙籠。十二時以後，敵砲火飛機集中，向我城牆轟炸，東西門一遭竟被轟成無數缺口，敵即由此攀登上城，幸我忠勇官兵的努力，將敵人消滅，用鹽包袋修復原，敵仍向各缺口處猛攻不已，雖迭次撓擊，均被我擊退，但我無數官兵都在此頃刻間爲國犧牲了。到下午後五時許，東門被敵砲洞穿，鑿之以燃燒，我守城官兵死得很多，無力支撐，敵遂進城，王師長鎔及稅代師長，登西城督戰，不幸中彈成仁，敵人遂以全力向我進攻，各城門被敵爲敵所佔，蓋得的轟擊猛烈。同時敵砲火放光後，全城即燃燒起，火光燭天，敵稅代師長及會長昌會少數官兵，在敵人的猛烈炮擊射擊下，由西門衝出，大好的縣城，竟於十七日下午八時許，淪於敵手。

縣城血戰，我們因武器的關係，衆寡的懸殊，雖敗猶榮，在這短短的兩日血戰中，有很多號天地動鬼神的事蹟，值得我們歌，值得我們泣，如×××師師長王鎔，參謀長趙浦清，副官長羅季乾，×××師參謀長鄭紹孟，傅哲民，均盡忠職守，爲國捐軀；×××師的旅長王志遠，團長張宣武，×××師

勝舉之徵，是我們在歷史中光榮的一頁，是×××再難以蔽也。我們要永遠的保持這種光榮，永遠的維護着這樣青銅，這才是我們的四大。

如綠張曉「驟驟血跡記」

王鈞軍醫等，家在其中，四川鄉都縣人，年四十五歲，陸軍步兵軍官學校肄業，歷任排連營副官長。民國十三年升上校長，翌年晉升四川陸軍第十三師師長，民國十七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九軍第十二師師長，民二十一年任川陝邊區剿匪左翼縱隊指揮，民二十四年授陸軍少將，改任軍械司司長，民二十五年入陝甘剿匪，因功授陸軍中將銜，西寧警衛團團長，民二十六年奉命率軍部赴川抗日，轉戰西康及滇浦北段一帶，屢建奇功，軍事長官倚畀至重。不幸於三月十七日午時不瞑目，因腦殼破裂，不能為四川撫順軍人。遺娶及子五女二，長公守年十二，幼子

王師北渡消息傳來，我雖在當局，極為懼諭，特是請國府領旨，以慰忠魂。國府當於四月六日明

「總城第二二三師都長王銘章，賦性剛毅，志行忠貞，此次於膠縣之役，苦守堅城，連三晝夜，卒
於城頭，敵諭以慰勗。不幸猝歿，仰賴部營力卷收，寬而殉職。誠慘壯烈，餘情欷歔！
總子將今喪授，摺服禮車上將，文軍事參同會從，傳諭恤，並將生不對蹟，存備宣傳史館，用彰忠

動，以資矜式。此令。」

（總看）

記魯南莒縣殉職的劉震東將軍

津浦北段戰事自去年年底到今年初濟寧不勝而舉出濟南之後，泰安大汶口一帶山地相繼不守，敵寇的鐵騎便於本年一月五日直下兗州，一時參商形勢危殆萬狀，告賴救援可迅速北驅堵截，遂頓持於濟寧鄒縣一帶，經過幾度的血戰，敵人打開津浦線攻略徐州的企圖，未能實現。敵以正面軍事既難驅逐，不得不仍據鐵嶺，採行左右翼迂迴包抄戰略，而成為右翼重要的據點的莒縣臨沂，便於本年二月間發生戰事。

自二月十七日起，敵以板垣師團圍困鄒縣的一帶敵為主力，配合久編魯東南一帶的報匪宗義——張慶爲前驅進來畢乃弟——、劉慶佩忱、劉道桂等率匪來，共約五千餘人，分頭攻破莒縣、沂水、臨邑。十八日劉道桂率部步騎聯合部隊數千餘人進犯高密縣，高密高縣北兩茶溝于一帶，並搶修舊汽車路，我正面由歸武縣及民團堵截，以兼連司令劉君榮部的調派精、悍騎兩支策擊其兩翼，相持了兩三天，敵我死傷均重，二十一日晚，敵突襲汽車路，用汽車三十二輛。駛出縣部來掩護，開始料向高縣北四十里的招賢營猛攻，我正面部隊不得已向西北逃遁，敵亦取轍正面，趕路追至西北。到了後二天下午四時以後回正面，向城郊逃遁，這時他們還奉命以高縣城為唯一據點，身在必爭，乃電×軍團長請示，得賜消息。這是當月魯南莒縣的大勢。

底下是鄭方洲君記述被封聞令殉職經過：

一、萬物枯槁待雨來

我們——**□戰區軍□游擊隊**的一部——奉命跑到莒縣城西×××——距城三里——，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當時所得到的情報：是敵人在城北四五里地方，有××軍一營與之對峙，游擊隊就

隊已掃蕩兩調；所以我們準備休息一宿，就續到敵人後方去作我們的游擊工作。

二十二日七時八時，司令下令讓××支隊城北××××，協助××軍某部堵截敵人南下。但是九時半以情況改變，又下令待命出發。下午二時半，下令讓××支隊護送給養與我軍撤到城西二十五里之××山中之×村。而第×支隊處司令部參謀指揮入發，仍留×××。當期時，誰只知道素常所期待的時候到了，內心的變化，氣氛與舊，忽而興奮，忽而憂愁，是懼怕這倉卒入伍的農民，要作為一次的戰鬥，勝敗可影響到鄉間的游擊前途。但是畏懼之情，不敢表露出來，祇有更興奮去鼓舞隊友們，因為這是我們政治人員的責任啊！

太陽懶洋洋地在稀薄的白雲後面，往城裏的大道上，急急地一批一批逃難的市民，從他們的口角中，知道敵人距城有十五六里地，知道許縣長，已經城南遁；方則五六方里，市民二三十萬餘萬州城，已經是沒有一個人負責，四門大開，逃散百姓相呼號哭，一個個含著眼淚在向外跑，他們的前途渺茫，家鄉是甜蜜，而不能不捨却甜蜜的家鄉，走上流浪的征途。所以咒恨日本的語句，當時完全脫離那座縣城的許縣長。我想這是應該的，當時情況，上轟炸機命令，使他不見敵入縣城而遁；在我們無可奈何的當中，又得到情報達城內變奸詐計，並且軍械要被運入城，偌大的莒州城，國防上如何重要的莒州城，陷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真乃是令人暗然神傷！

二、是乃空城一計也

在前述情況下，我們也會想城將入城，為國防上等計城騙。但考慮結果為不可能，第一，我們當時武力，三四十人。如何能支撐這個局面？第二，攻擊死守為作游擊戰所最應忌諱者。如置城於不顧，於情於理，皆無謂也。故司令當時即電請請示×軍團長，回示令率不部，暫時入城堅守六小時，投軍即可歸到。劉司令當即下令，馬上入城，斯乃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半。

進城以後，劉震東司令非常之忙：要指揮人堵東門北門，要與××軍的高參謀籌劃佈置。脚要不停的跑，口要不停的說，頭腦又要不停的計劃與考慮。但是部隊以救保農民，未講軍事，又要大部時間來作指揮員的工作。但是劉司令不覺忙碌，笑容滿面，復時出雋語；當各處佈置完竣，向人們說：「是乃空城一計也！」大有孔明羽扇巾之概！

當時城上崗位，約百公尺一人，而又無人再及時替換。天寒，腹飢，迎風孤立，我們以為沒有法子去安慰他們，但是他們的精神，出人意外的興奮，仔細一考察，知道他們眼看得見敵人放火，耳聽得見同胞的呼聲，手裏拿著武器，心中燃燒憤火，不能出城殺敵，已感到不足，竟還知道凱旋與叛逃。劉司令觀察訪務回來，非常高興，這樣說：「高××能守葛縣六月，我們應當更要多守一月，才表現出我們是英勇的抗日軍來！」

三、英勇軍的××

×軍團長的命令，叫我們守城到夜間十二點，××軍誰可開到。可是到了十二點，仍未見到來，我們有點着急，於是派二人出城遠探，到了十二點一刻，汗流瀉瀉的援軍，開到城裏。所以遲到的原因，是許縣長退却時把被雨汽車公路的橋，已經破壞，援軍汽車開到，不能通過，只好徒步入城；劉司令看到他們的情形，就很慷慨的說：「我們再守六小時，你們且作短暫的休息。」這時一三隊員知到援軍踏到，更加高興，再支撐六小時絕沒有問題。

二十三日上午四五時，城外已有敵人在活動，因為他們沒有攻城，同時在有效射程之外，所以下令隊員要注意，要沉着，不到「一槍打一回」的時候，我們決不發槍。到了五時半，有敵人六七個，試探着走向北門近前。隊員們再也不敢怠慢了，馬上開槍，立即打倒兩個，接濟敵人的槍聲四起，已經密集成城四週的敵人，開始總攻，鎗械轟鳴，機槍飛濺，敵人爬城，我們隊員一個個的非常沉着，步槍一下

不打，手榴彈抽出保險蓋來，發覺敵人來到城下，馬上賞給他一個，看到敵人跳下去，臉上就表現着勝利的微笑。城內的援軍，聽到槍聲，馬上出動，重新分配防務。自東門至城門，由本部負責。這樣可以使防務鞏固起來，同時分擔兩營士兵，衝出南門，分東西路包抄敵人後方，到九時左右，出城部隊，已到敵人背後，衝鋒號發起來，一陣殺聲，英勇的同志們，挺胸跨躍上去，重砲毀壞了敵人機槍陣地，敵人狼狽而逃，我們的勇士更加興奮的殺上去，手提短槍，搜索前進，威武得意的神氣，簡直無法形容出來。馳名的城垣師團，就在這種情況之下，潰退下去。但城北面之敵，因為有險可守，始終負隅頑抗，宋龍肅清，以致造成後來的結果，殊為可惜！

四、出師未捷身先死

這一節是劉司令殉國的經過，提起筆來想到杜工部的詩武侯詩：「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司令劉震東，是由東沂水人，過去在東北曾負軍事上謀略的責任，「九一八」後，領導東北義軍抗戰頗久。此次奉命組織第十四軍隊，頗具決心，要建立一千萬壯部隊作中心，各地組織好的潛伏武力作肢體，以收臂指之効，使敵人疲於奔命。因爲如此，所以較費時日，但是不忠實於中華民族的人們，因爲防諱了他們升官發財的企圖，因爲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用種種方法來破壞第十四軍隊的建設工作，向上誣告的也有，向社會散佈流言的也有，影響到劉司令的工作不能熱烈的開發。

劉司令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之下，仍然盡最大的努力，造成了魯滿膠東、魯北、魯南的民衆武力；同時把在蘇北組成的第十四軍隊與趙四軍隊，開到長城去參加作戰。拿糧質給造謠中傷的漢奸們，作一個鐵的答復。同時在守城當中，奮不顧身的在城頭指揮。但是事出不幸，劉司令就在這無情的砲火之下殉國了！

劉司令雖然殉國了，可是第十四軍隊的實際行動，已經給漢奸們無情的打擊，長官有力的信賴，真

定了遠闊的基礎，更加強了本部殺敵的決心與勇氣。所以我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定能有更好的表現，把劉司令的精神發揚光大起來。

劉將軍的生平略歷，經記者向關係方面探悉如次：

劉將軍諱震東，字曠洲，山東沂水人。他不單是一個久經戰陣的宿將，而且對於藝術素有研究，他精繪蘭竹，特別是一手精雋的雕刻技藝，說確當點他是一個粗中有細的戎馬書生。弱冠時入濟寧道尹公署為書記，旋即考入邊防軍事學校。畢業後歷充排連營團長等軍職。民國十五年兩口之役，因卓著戰功，陞任三十四旅少將旅長，十六年河南之役，將軍積功陞任第十五師中將師長，旋調軍團部中將參議。十七年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中將主任參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劉將軍憤易日的侵凌，崛起組織義聯軍，任第五路軍團總指揮職，在開魯一帶轉戰經年，斬敵無數。熱河淪陷，劉氏率部轉道外蒙退守多倫，任挺進軍第四路司令，旋被改編為騎兵第二十五旅旅長。二十六年任西北督剿專員。「雙十二」事變後，奉何部長命，隨顧主任奔走和平，卒抵於奠定統一初基，將軍不無汗馬微勞。旋任西安行營中將參議兼驍務處長，並襄助于軍長整理東北軍。「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舉國振奮，劉將軍以分屬軍人，毅然請缨抗敵，旋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高級參謀，兼第二游擊司令。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命死守莒縣，翌晨九時身殉陣中，時年四十有五。劉將軍兄弟五人，除其五弟尚在求學外，餘均能自立，子二女一，長子名恕忠，現年二十二歲，現在中央軍校砲兵教練班肄業，次子名恕心，年十五歲，在初中肄業。女名淑華。

劉將軍於集古游擊隊，出發抗敵時，曾因給養困難，將家存積穀數十石，變賣作給養，並語人云：「祇求有辦法可以救國，雖傾家亦所不惜」。出發赴前線殺敵時，致其夫人信內有下面一段：

「延師為恕心補習功課，很好，恕忠考入砲兵學校，已入救國途徑，更好！假使抗戰不利，日本把

我殺了，那就格外好了。我既以身許國，早具犧牲決心，一切在所不惜，惟望你等孝順伯父母及母，以贈我不孝之罪，則我雖戰死沙場，亦無憾矣。」

其意誠的堅強，愛國的熱誠，忠孝仁義，彌足欽慕。

劉將軍殉國消息傳至中央，我曇高頤納深為惋惜。國民政府於本年三月九日明令褒卹，茲抄錄原令如下：

「陸軍少將劉庭東，夙嫻騎略，卓著勳勞。此次寧都抗敵，於舊縣之役，奮身突圍，力戰陣亡，良深慘悼。應予特令褒揚，追贈陸軍中將，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賜卹，並將生平事蹟，存檔宣付史館，用彰忠義。此令。」

蔡丙炎將軍血戰羅店殉國記

自八一三英勇的淞滬抗戰開始以後，在戰線上佔着很重要位置的羅店，這個名兒幾乎是舉世都知無人不曉了。在這兒犧牲了無數的愛國志士與民衆英雄，他們是用了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去阻止倭寇的前進，以換取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我們勇毅而仁厚的蔡旅長，他就是這犧牲大的先烈裏面的一位，而且是我們國家萬千長官中最先犧牲的一員。

記得是八月二十五日的那一天吧，敵由川沙口登陸的一部約三千人左右，據當時的探報係敵十一師頑多田陵所部，於羅店的北面陸家宅沈宅之線佔領陣地，並急謀襲佔羅店。那時蔡旅長，他率着五千健兒從又又午夜趕到了羅店，奉有攻擊該敵的任務，他於是沉着的作了極周密的部署。待部署完畢，時間還只是午前二時。夜色的沉暗與寂靜，象徵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遭遇，隣接魄地的遠處，傳來機聲斷續而依稀的槍聲，更增加了這五千健兒殺敵的決心。他們一方面在羅店的附近，構築必要的工事；一方面

就在陣地上收拾休息的發隊，好準備着拂曉後的廝殺，但是我們這位足智多謀的蔡將軍，他並不和他部卒一般的去睡覺，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陣地前方一個角落裏埋伏起來，然後才走進他臨時的掩蔽部中，倒在一塊門板上和衣假寐。不一會，陣地的前面，傳來幾分鐘後殺到的槍聲，和沉重的手榴彈聲，接着就寂然無聞。再過十多分鐘，就看見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長到旅部來報告，說是有兩排的敵人前來夜襲，他約東看全埋伏的士兵，不許動，不許做聲，等牠們接近到約莫五十公尺的時候，他們就把二十多個手榴彈一齊向敵人擲了去，接着又是幾次掃槍，隨後就端起步槍挺着雪亮的刺刀向敵人猛衝了去。結果那兩排的敵人，除了少數竄走外，無一生還，其中並擊斃敵少尉成田三一員，並獲獲牠們的兵力部署一紙，和十萬分一地圖一份，蔡將軍這時把手表看了一下，是三時三十分。他於是緊速的把那俘獲來的敵人兵力部署和十萬分一地圖檢閱了一會，派人轉送到師部，一方面就下令準備攻擊，天色雖仍是那樣的黑暗，但遠處東方的天空已透露了幾許淡青的光亮，星兒的眼睛已不像深夜中閃爍得那樣利害了，任攻擊最先頭的隊伍都屏聲靜氣的開始向敵人的目的地馳馳着，不一會敵人的槍聲由稀薄而轉到濃密，午前四時三十分，李團的先頭部隊就完全佔有了敵人的前哨陣地，蔡將軍等到前哨陣地佔領以後，確實知道敵人的大部在諸家村盤踞，於是就決心命李團向諸家村攻擊前進，這班健兒得命，興高彩烈，無不袖手後禱，向諸家村勇猛的一往直前，殺进城區。這在這當兒，敵人的大隊增援部隊趕到，於是又重燃戰勢，同我們這英勇的蔡旅反攻，同時又用他優勢的砲火，向這邊陣地的後緣行殲滅射擊，一時槍聲，砲聲，那裡導彈聲，雨彈肉彈雹聲，喧嚷一片，響徹天地，我們的蔡將軍就在這時陸續的接到李團長負傷和張長庚陣亡魏營要負他的惡耗，又聽說敵人數倍於我，而我方各部因幹部傷亡太多，太有無人掌握的趨勢，他聽了這許多惡耗，佩他竟渡有一點驚懼的氣息，他一方命令朱剛增加左翼，一面向指定了李團的代理人，自己又允許部推選了百多公尺接近到敵兵線的直後去指揮，並下如左一道命令：

「本族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聽進！」

此時已午後零時三十分，猛烈的陽光，直射到這班為民族求生存的健兒的全身似乎象徵了他們前途的光明，他們更加鼓起了勇氣，向陸家村的敵人倒轉的衝殺。敵人凶了，這次殺賊的增加，也拚命頑強抵抗，牠們的獸性更是在天空做飛蝗般的活動轟炸，在這當兒蔡將軍他見狀況的緊張和騷動的重要，他竟率着唯一的特務排，和朱國連三營，勇敢的突擊，全旅官兵見着旗子齊身先導，於是士氣大振，進攻也更加猛烈，不辱我們忠勇仁厚的蔡將軍胸部，就在他這勇往直前的當兒，被敵人的步彈貫穿了，他這時還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及至他的左右的衛士和看護扶着他倒下鄉鄰的時候，他喊出「前進」的聲浪，還由他最後的微弱的呼吸中傳吐了出來，一直到他雙目圓睜為止，呵！這樣悲壯慘烈的犧牲，為國家求生存的犧牲，為人類求和平的犧牲，是怎麼值得崇拜而景仰的啊！（上文係薛祚光君發表於救亡日報那七輯，關於蔡將軍略歷粵湘者所知略有出入，特為補叙附後。編者註）

最後，請大眾知道一下蔡將軍的簡述吧：

蔡將軍名丙夫，別號牙道，亦名紫宜。安徽合肥人。年三十七歲。為人極忠誠，待部屬如己身骨肉，將士用命不無眞因。少年人黃浦軍事學校，第一期第四隊步科畢業，又赴北平陸軍大學特訓班畢業，軍事學識，深湛超邁，極為統帥賞識。歷充排連營長及上尉營副司令，即補充第五團上校副長，上海督備司令部軍士教導大隊上校主任，陸軍第三師八團上校團長，陸軍第二師五旅十團上校團長，陸軍第八軍軍部少將參謀長等職。民國二十五年任安徵中清保安廳長。他一生身經百戰，每役均建奇勳。民十四年安慶少將參謀長等職。民國二十五年任安徵中清保安廳長。他一生身經百戰，每役均建奇勳。民十四年廣東淡水、五華、興南、松口諸役，皆身先士卒，英名卓著。十五年轉戰閩中，十六年參加南京、徐州諸戰役，厥功尤偉。十七年北伐，將軍督率所部，奮勇長驅，於攻克濟南一役，宣力尤多。在安徵保警

處長正門，廉潔自奉，除暴安良，晚中與諸頗多稱頌。蓋其長性情樸篤，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愛戴他，他決事爽直機智，特具大將風度，貓店一役，將軍殉落，而死事之烈，尤值崇祀！

北如越口之役

——梁朝唐族長殉職經過

這一簡記述的作者是梁族長女公子的同學，知梁公身世甚詳，本文發表於拂曉報，特將全文抄錄，以紀念烈士的殊勳。

倭寇犯兵侵凌晉北，梁族長猶奮率令扼守茹越、屬藍各口，忠勇抗戰，堅志不回，卒以衆寡脣絕，委身疆場。痛哉！梁公身殉，國人知之，然梁公之身世遠近察有不知，至抗戰時艱苦情狀，卓絕精神，知者尤鮮。余與梁公女公子國華在保定女子師範同學數載，深知梁公此次抗戰殉職始末，又隨明梗概，故攬拉補筆，願為四人道之：

公諱鑑，字誠齋，河北蠡縣人，父鴻業已歿，母白氏，兄心齋弟齋二人，子女國華等五人。國華六年十月一日入渤海陸軍預備學校肄業，八年十月一日畢業，九年十月一日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三期砲科肄業，十一年四月一日畢業，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入廬山軍官訓練受訓，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畢業，遂任國軍渤海軍第三軍少校參謀，上校副長，陸續保定第二隊第一旅小隊旅長，陸軍第十六軍第三旅少將旅長，陸軍第七軍第十九師少將副師長少將，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調任陸軍第六十九師第二〇三旅少將旅長。

此次抗日，梁公守衛茹越口，北如越口為敵所犯，當時要道關係至重。奉令後積極招集工事，儼以時間短促，土工之一部南威，而敵已臨至。敵列以重砲猛烈轟擊，土工工事大半廢棄。九月二十五日辰時有步

時我將全軍所領，師團，以飛機大砲掩護續續攻擊，以迄不敵，陳線崩搖，梁公幡然轉戰，於是士氣再振，陣容一新。雙方相持三晝夜，肉搏百餘次，傷兵慘烈，敵終未得逞。受傷官兵，梁公親加慰問，分別給資，以示恤勞。敵復增加新銳兵力，乘夜進攻，情勢益急。梁公以援兵未至，糧彈盡絕，不得已抽調兵力，堅壁固守，而正面部隊亦傷亡殆盡。二十八日辰時，梁公在第一隊督飭少數部隊與敵廝戰，是日戰爭益烈，砲聲隆隆，彈雨如注，而梁公泰然自若，鎮靜如常。梁公頸部中彈，然仍不欲退，隨從強負欲走，而頭部復受數彈，梁公身殉報軍方旅始至。嗟乎！梁旅長自作戰即在第一線，未嘗在團營部後方，嘗謂左右曰：「爲國殺敵，效命疆場，乃軍人之天職，死何足惜，苟越口關係國家至鉅，余惟有崎立於此，至死為止。」果也。梁公終能以少敵衆，待援軍之至，其忠勇英爽之氣，及愛國家之精神，實足為軍之楷模也。

梁公勤廉公正，不積資財；殉職之後，家無長物。夫人趙氏，率子女五人由山西臨汾避居許昌，子女之中，惟女公子國華稍長，餘皆幼童，悽哀之狀，路人傷悲。梁公家有老母年逾七旬，玉體失和，數年不起，故遠踰路，又失愛子，老母聞之，當不知如何慟痛也。

死守原平的姜旅長

自從繁峙代縣陽明堡被敵佔領，人人感覺到山西的危機來，山西省銀行即撤家，搞動了整個人心的鐵面。省會價值的狂跌，太原市上的混亂，自這時始，日形嚴重。

在五台山雲中出營的盆地，有利於軍事上的地形，只得崞縣附近，比較狹隘，可以與敵一戰。但是沒有雄兵來控制着，終究是成了問題。當王靖國軍長孤守崞縣時，原平同時被困於敵。崞縣不能封鎖敵人的進路，原平是一個市鎮，亦元不過姜旅一族，有同蒲鐵路和太同公路的便利交通，敵人要解決原

平很容易的事。之所以不迅速解決原平，固爲崞縣沒取到手。崞縣下，原平自退。但是敵人這一着估計錯了。

十月九日崞縣終以不支而退。取得崞縣，再取得原平，循同蒲路公路直下忻口，太原不成問題可以到手。在大白水陣地前拾得一本日兵日記本上這麼記道：「到了忻口，再有兩天徒步行軍，可以到太原了」。證明他們沒有計劃用大兵力來打原平和忻口。

在十月五日左右，假使敵人來攻擊忻口，我們確是沒有力量來抵抗，由平漢路上調增的軍隊還沒有開到，姜旅忠勇抗敵，牽制着敵方兵力，同時敵方也太輕視我們了，不用他的迂迴戰術，抄襲後路，專門攻擊原平。打了一個星期，我們增援部隊，因有姜旅一星期的血戰，能够開上忻口大白水全線。在忻口六白水予敵重創。如敵當時不得解決姜旅，而由忻口左翼側攻忻口，則大白水之戰，將在石麟關或太原附近相會。

所以姜旅喪的犧牲，不僅是盡了軍人的責任，爲晉軍樹立光榮模範，真正的價值，在他能掩護援軍進入陣地，十月十一日上午敵軍正猛烈攻擊，他還記掛着大白水方面新陣地的布置，電告前方指揮者表示他絕對死守原平的決心，使我軍不因原平的危急而生顧慮。但是援救姜旅的郝軍，行至平地泉，和原平東邊高山被敵遮斷，應援不上。至下午五時，原平守軍因姜旅長陣亡而始退出。大白水方面警戒部隊，同日的上午四時已開始向南撤退。

摘自秋江離開太原的前後（編者）

姜旅長諱玉貞，字連璧，山東荷澤人，民國六年由山西憲軍第一混成旅幹部營畢業，連在本省各軍任司務長排運營團長副團長等職，後任旅長，前後計二十年，身歷百戰，卓著戰功，去年作戰有功，中央特授四等雲麾勳章，此次奮勇抗敵，卒以身殉，享年四十三歲，遺有老母年六十五，于一女三子于年僅七歲，一門孤寡，情形極爲淒涼。

我軍萬部徐榮奎團長，近在晉南晉城城城附近山地，率領部隊與敵白刃相搏，浴血抗戰，身中數傷，壯烈殉職。當其左右初見徐氏受創傷，勸其退下，徐答曰：「此山如在，我即誓守，吾輩軍人，原應效命疆場，何能因傷退去？」因再奮勇抵抗，續遭敵刀，臨危時，猶高喊：「殺敵！殺敵！」不止。

徐國長名榮奎，號榮五，年三十八歲，黑龍江璦琿縣人，東北講武堂五期畢業，中央軍校高級班第二期畢業。爲人沉靜寡言，慷慨直爽，深得上下官兵之歡心。

晉城血戰殉職之徐團長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江濱之役，八十八師二十六旅旅長黃柏興身先士卒，壯烈殉國。

黃族長廣東平遠人，黃埔第一期畢業，第三次東征，充任營長，迭樹戰功。「一二八」之役任該師副旅長兼團長，創戰月餘，莫不身先士卒，奮勇抗戰，旋獲升二十六旅旅長。嗣後奉命勦匪，歷時三載，轉戰贛、浙、皖、湘、鄂、黔、蜀各省。厥功尤偉。虹橋事件發生後，黃奉命調還，殉國時年四十一歲，父健在，母於二十六年二月間在鄉病卒，家中遺妻子各一，子出生甫週月，已由夫人攜返平原原籍。

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團長

——台兒莊之役陣亡

南口抗戰名將羅芳珪於此次台兒莊之役，因身先士卒，身殉疆場，薄海同悲。聞羅團長噩耗，已由前線返，即日返返湘省原籍安葬。

羅團長芳珪，字建唐，湖南衡山人，幼懷壯志，優習軍械，民十六年卒業於黃埔第四期，歷任排長，連長，民二十一年以功升遷營首，二十三年復以功，擢升八十九師五二九團團長。

公沉默寡言，機智過人，臨危不亂，雖艱不苟，文采風雅，有名詩風。旗下以誠，專上以志。凡敵營者，莫不推尊，民爲大器。此次營寇內侵，蘆海嘯起，公率全軍扼守兩口陣地，縱橫十數餘里，以寡乏千餘之軍，會方張數萬之賊，器械懸殊，攻守異勢。然猶抗戰數旬，終不少退，晝夜指揮，神形俱瘁，左右勸其稍息，公勃然作色曰：「壯士尚征，死生尚未計及，況疲勞耶！」部屬聞之，莫不感奮，裹傷再戰，遂敗全圍太半，與陣地同盡。迄奉命撤調，時已陷敵軍圍，仍率疲憊勞瘁之軍，披堅執銳而出。是役也，敵爲之胆寒，危局頓以暫挽。

此次台兒莊會戰，公又奉令，率部攻擊。台兒莊既爲軍事必爭之地，敵方尤多重兵配置，激戰之烈，空前所無。當公奉令時，即勸部屬曰：

「今日之役，有進無退，有節無我。男兒報國，此其時矣。願諸君爲國而死，倘不達到任務，後顧者必刃之。」

言卒即率隊衝進激戰，三數日，台莊未下，公即陣亡。

出師未捷，千古同慨！今者失地已復，戰營返里，死而有知，羅公其含笑於九原也。

楊奶奶長官浦鎮殉難

楊總士於一十七年三月八日奉令在長興當埠出發，并在距溧陽六十餘里之金亞橋，與敵血戰八晝夜，楊氏指揮若定，身先士卒，其屬部官兵，亦均效命苦戰，極力猛戰。於最近在台浦鎮（距溧陽三十里）以少禦衆，與敵死戰，予敵重創，該團亦略有傷亡。楊氏雖腹部受創，仍忍痛率領部隊，神勇奮

撃。當時其屬部有一士兵，見機鋒至，急欲突出陣地，而楊氏郤之曰：「效命疆場，爲國犧牲，是我等之天職，殺退敵人，保全國土，是吾人之任務。」乃即奮勇前進，衝入敵之陣地，手刃倭寇數名，不幸正在指揮殺敵之時，身中數彈，遂即殉職（時為本月七日午後十時）。經士兵強負出陣地，其爲國犧牲，可謂壯烈矣。楊氏親家鄉，因用盡江浙蘇皖之人，曾任陸軍新編三十四師第三旅副旅長兼團長，在江西駐防七年有餘，作戰有功。又曾任陸軍新編十一於一團團長，近兩年間，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駐防甚久。

月浦血戰路景榮團長壯烈殉職

路團隸九十八師，在淞滬抗戰時，「九十八師」可謂家傳戶曉。原因是該師轉戰經月，戰績極為光榮，而寶山一役，姚營全營殉城，死事之烈，幾驚中外，姚營即隸路團。

自去年九月八日姚營殉城，寶山淪陷，更以雄厚的空軍，海軍砲，坦克車等，協助步兵，急圖月浦，夏師長當即諭知全師將士：「月浦存亡，關係整個戰局，吾人當以月浦為最後歸宿地。」此後士氣益振，與敵相持十餘日。該師第五百八十七團後侯思明，五百八十八團團長向敏思，均先後負傷，五百八十三團團長路景榮，競率所部，浴血而鋒，於九月十一日於敵密集砲火之下，被彈陣亡，同時殉難者，有中校團附李馨遠，中校營長農寶等數員，然月浦陣地卒能固守。

路團長別字靜吾，江蘇武進人，費浦軍校四期畢業，曾充四十六軍營長，第十師營長，十四師四十旅中校參謀，八十三師四百九十六團中校參謀，五十二師及九十八師上校參謀主任，二十四年調任五百八十三團團長。深為所器重，該師長尤倚若股肱，抗戰軍興，該師參謀長羅慶文調十四師旅長，遺參謀長缺，已請准以路團長調升，正擬發表命令，路團長已後月浦血戰時，被彈殉難，大敵未殲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路聞長身慘慘爲難條，還有孤兒寡婦。

寶山之役

——姚子青營長在寶山戰死殉國

寶山固守一役，我第九十八師姚子青勇殺敵，全營殉難，其壯烈犧牲之精神，實為近來戰爭所罕見。

敵人自去鄉九月五日趕集內浦陸空襲，向我寶山縣城攻犯，我城內駐軍僅姚子青一營人，忠勇抗擊，相持至兩日之久，卒以彈藥罄而被擊破，城而入，我守城將士，上自營長，下及士兵，全部忠勇殉難。七日兵城墮陷亡，死事之烈，中外驚訝。

據該營負傷歸來的士兵報告聞得，我軍無一倉潰：寶山堅孤懸海濱，抗守甚難，惟敵逼出其全力，自五日起，敵機三十艘，集中吳淞口，炮兵猛烈而轟城牆，並用戰車二十餘輛，掩護步兵衝鋒。我守城將士計一營，奮發抗戰，敵屢進屢退，矢盡援絕。旋敵分數路猛攻城垣，陣地失陷，致被包圍，我全營守軍均以身許國，斷糧危城之中，仍沉着應戰，彈丸之地，一營的兵力，相持達兩晝夜。後來敵軍源增加，敵我人數懸殊，致被敵圍入，發彈轟殺，至七日我彈盡人絕，遂呈失陷，我全營犧牲，負傷脫險者僅二三人，而敵人的傷亡者數倍於我。是役我將士抗戰之烈，足使敵軍喪胆。

姚烈士之死，國人明範，然不哀悼。

姚烈士籍貫廣東平遠縣，現年僅二十九歲，少年英俊，曾受中等教育，慨闔家廬，遂投筆從戎。初肄業黃埔軍校第六期，親受蔣委員長點閱，旋即入伍參習，北伐時頗有勞績。十九年擔任五十二師連長，在河南作戰，腿部受傷，幾致殘廢。二十三年升任團附，一度赴中央軍校高級班，以求深造。

四十

四年在九十八師任營長，在江西廬山之役，身先士卒，致腹滿重傷，幾瀕危。十餘年戎馬生活，不遠南歸，今春駐紮武漢附近金口，荔店，田家場等處，始復陽大空身來鄂，在孝感暫居，長子五歲，次子三歲，則均留粵，因家有祖父母故移粵，在漢又產一女，在尚極艱。

自蘆案發生，烈士卽禍縛殺戮，開破時，仲馳夫人謂「此非偶發生變，固屬不幸，如有不測，亦勿悲戚，但好好撫養兒女，孝奉嫗姑。一切不料竟成謠諺。」

撫婦夫人語訖，「殉難犧牲，未亡人間何不欲生，相濡以夫濟悲，既為國捐軀，實足驚天地，泣鬼神，名流千古，死又何憾！頃有黨兒號中英，渠第又將教訓城外謀殺，由灘頭前線返漢，調先夫此次捨日猶外，更令不顧身，誠謂於祭國兵，在黃山城內退守，當時即知示弱城兵存亡，故士氣極旺，雖受敵軍砲火威脅，無敢違。

姚子殉城及月加血戰，消息傳至將領指揮，亟請當即親筆手諭該師。深頌欽聽，抄錄原函如下：

「貴團團長者弟彌慶：此次經過之役，以月浦得失勝負為唯一禍福，吾弟獨力支撐，使各部陣地皆轉危為安，其功勳之大，固不待多言，而我官兵殉難之壯烈，尤甚是寶山之一役，全部官兵與城共亡，實開近世戰爭之鉅例。壯烈光榮哀烈，震驚中外，悲痛之餘，聊以互慰。而吾弟之憂患與事業，亦由此而起，所望繼續奮鬥，勿驕勿懈，堅忍苦戰，期達任務。吾知陣亡先烈與，繼踵在天之靈，必顯赤忱與苦衷，昭乎吾人以最後之勝利。陣亡官長與士兵最慘烈者之姓名先行詳報，以資表彰。頒頤戎辭！」

來了以趙景深氏所作姚子背大鼓詞一篇附錄，內中唱述，記載當日情形極詳：

日兵盤據起戰端，海陸空軍犯寶山。我軍奮守孤城內，忠勇抗敵不畏難。敵軍要道溝通沿淮地，拼命進攻過海灘。戰車飛機無其敵，吳淞口一字兒擺開三十大兵船。兵船裏排砲猛烈震天地，只打楊岸邊

泥土向上翻。步兵趁此上了岸，個個奮勇爭先。我軍聞訊忙準備，先把城門關得嚴。大砲猛轟只當不聽見，單等砲步兵衝到西龍。那時開才用槍頭槍來擋，手榴彈密集冒火煙。砲聲屢連之後退，損傷了大小將士數十員。守城的營長姓尹，字青雲號，以許身國立志堅。看來敵兵天將晚，便橫憤身臨前敵，奮勇奮鬥不睡眠。士兵說，將軍身體何疲倦，權且休息把身安。將軍一怒沖沖怒，小盜爭磨胡亂首。此時雖貧安樂，誰再說話足斬不留連。他盤膝連目把精神振，堅促士兵守城垣。只賤得城北誰拉一榔櫓，原來是城磚六石一齊崩。將軍忙派士兵挑磚又遞土，頃刻之間把城補完。看來殺到天明亮，敵兵增援又過千。敵兵圍縣城五重圍住，我士兵前仆後繼飲彈丸。燒將軍堅守了兩日又兩夜，他要想帶領殘餘人馬殺出重圍請救援。誰知道城門已被敵兵佔，他只得退守城內地洞間。擡擋着機銳槍頭齊掃射，只得殺得數百敵人把命捐。我軍作戰殊精勇，寡不敵眾也枉然。個個都是英雄漢，寧為玉碎不瓦全。只殺得最後子彈用完了，全晉含笑歸九泉。燒將軍堅守了六天。可憐他父子夫妻不兩圓。大丈夫生在世間死當得其所，一心爲國忘家園。他雖然不能安享家庭樂，那浩浩正氣却長存宇宙間，名垂竹帛永輝耀。

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高僧而有燕趙之風的戰事——

「八一三」開戰後的第二天，抗敵英豪們遭到了浦東，這予浦東的民衆一個重大的刺激。

××師營長尹傑，是個豪爽，高個子而有燕趙之風的戰士。他另一字叫蓋豪，江蘇宿遷縣人，現年三十四歲，第一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及第四期中央軍被高等教育班畢業。尹氏於談笑計划之際，揮烟不絕，於口，一遇作戰，屹屹虎視，奮勇向前，雖飲酒而不致於醉。

浦東的一夜

當他底部隊開到浦東來的當天，他先與當地的民衆武裝領袖討論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們就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地形，以作制敵的準備。敵人的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浦東上空偵察掃射，但我們的機關槍也軋軋地響過不停，戰爭在浦東，是免不了的事實，我們大家很興奮地等待着。

「我們今晚就幹，大家準備着！」天剛晚，尹營長吩咐都下準備作戰。

六點半了，浦東沿浦一帶落了許多砲彈，這是初到浦東的我軍砲兵的初試顏色。一顆顆的「空中炸」和「落地開花」，都擊中了敵方的陣地——匯山碼頭和新三井碼頭，英商共昌棧，絲毫沒有一些影響，粗大的洋人，躲在屋頂觀戰。

NYK新匯山碼頭五層樓的棧頂上，本來架有兩枝機槍，控制浦東大道，厲害非凡，但為我軍大砲擊中，他們不得不拋捨曳砲而走，再也不敢到棧頂臨高臨下的逞兇了！

就新三井碼頭（即三井第二煤棧）而言，棧中有好幾萬噸煤，幾百座煤山，為敵方「煤糧的綱站」，點那就是日本海軍碼頭，地位非常重要，時常泊着幾條敵艦作為保護。那晚的我們砲兵，即予他們極大的威脅，依事實來說吧：我們的大砲，既擊中了敵艦，敵艦上即發出非常紛亂的嘈雜之聲，即將敵艦向前移動幾十公尺，不料也未曾停牢，我們的砲又擊中了，他們又嘈雜了一會，將船向後移動，而我們的砲又能擊中。我們的砲不斷地轟着，他們忙於向左向右移動，他們如是地手忙腳亂了一整夜。站在其昌棧觀戰的西人，拍拍我們同胞的肩膀說：「你們的砲，打得再好不過了！」

我們的砲兵既臘燭於上，步兵也同時攻擊於下。尹營長率領了弟兄，在新三井裏面××地帶，一部分是攻擊的，一部分是增援的。七點過後，他們已經在××地帶配備好了，就由連長排長匍匐着向敵人

搜索，他們回來了，向營長報告之後，即召集各班長訓話：某班由某路進，某班由某方攻擊某點，某班接應某班。他們吩咐停當之後，即面帶推進，到達預定之點準備營長發令「發火」。

營長和嚮導雖是在後面不到五十公尺之處，他身上帶着手槍和一個望遠鏡。

開火的命令，終於由營長發了，這既用的是又擊法。拍！拍！拍！白！白！白！我們的機關槍迫擊砲怒吼了，一前一後，一東一西，前呼後應地叫了，敵人當然慌了手腳，不知攻擊他們的人在何處！他們兵艦上的大砲無目的放了，密集地的機關槍亂掃着。機關槍的子彈顏色有紅、白、綠三種，密集之程度，難以形容，他們的掃射，由遠而近，但是並沒有傷我們一絲一毫。當他們開槍開得發瘋的時候，我們靜待着他們開，等到他們要暫停的時候，我們又攻擊起來了，他們又慌忙應戰。在敵人方面，我可以

用「倉皇廝戰」，「疲於應付」二語來形容。

將到某一個機會，連長發着「衝鋒」的命令，奮不顧身的鬥士，冒着紅白綠三種密集的機關槍，向前衝了！衝到浜邊，衝到橋門，衝過礮堆，衝得敵人發抖，咬牙怪叫。是役也，我們僅僅七個弟兄掛彩。

新三井經此次攻擊之後，敵艦再也不敢靠近碼頭了，除了偷煤以外。

以我們這樣的戰術對付敵人，終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交過手的實際狀況告訴我們如此的。

劉行之役

九月二十日在劉行之役，見機投命，誓死抗戰，竟於十八小時內，衝鋒肉搏達七次之多，殺敵如麻。敵方旗團長麌森，及代理麌森指揮作戰之部隊長森田，均於是役相繼為我擊斃。而尹營長全營志士，亦有壯烈之犧牲，營長尹傑，腿部受重傷，猶裹創挺進，將敵人擊潰，陣地賴以保存，尹營長乃來

渴被斬，開刀治療，洛兒起色，旋入中西療養院後，病勢轉劇，竟於十月十九日清晨四時殉國。

（本文摘自救亡日報陳之亮浦東之夜與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兩文，編者註）

記王敬謀營長蘇州河之役

去年六十一年奉命參加東戰場之役，將士忠勇異常，前仆後繼，歷時三月。嗣後敵偷渡蘇州河南岸，圖扼守吳家廟，以爲南犯根據地，該師第一三八旅三六五團奉令出擊該處之敵，第三營營長王敬謀，率所部奮勇先登，于敵臥劍，翌晨逼近敵樓三四十公尺之地，敵勢不支，以機槍大砲密集掃射，該團季團長因以陣亡，王營長慘懷填膺，振臂一呼，率部躍近敵樓，遂殲厥羣，其忠勇殉職，壯烈犧牲，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王營長籍隸四川安岳，字敬謀，現年三十二歲，上有雙親，在四川原籍，下遺妻康紀芳及子一女二，現寄寓湖南岳州客次，以消息隔絕，於最近始得王烈十殉國確耗，悲痛欲絕。

王營長民十四年畢業四川講武校，以名列前茅，即委任二十軍第八師連長，在職三年，以志求深造，乃乞假赴京，經友人介紹服務中央軍第二師，次年任連長，參加剿匪一次戰役，頗著勳勞，於二十二年南天門抗日之役奮身負重傷，傷愈，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及防空學校，相繼畢業後，於二十五年該師補充營營附，以勤勞著名，曾獲國府軍委會乙等助章，未幾升任少校副官。返國後，以該旅作戰有功，乃擴編為六十一年，改任三六五團三營營長，遂以斯職殉國。

血染紅了南口

——幾件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史蹟

「南口自昔天下雄，緊傍雄關名居庸，一去當關萬難敵，一木塞路路難通」……易君左南口嘲敵歌這恰好說明了南口的雄姿，在軍事上，它便是：「縱橫之關門，平津之後戶，華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自從平津棄守後，敵即移動其主力：坂垣之第五師團，鈴木，酒井，高木，山下各旅團以及川原師團的一部份，開始向我南口進攻，那是去年八月中旬的事，當時守這座平緩線上唯一易守難攻的堡壘，是我抗敵名將湯恩伯部，南口雖然不守，却是劉汝明退出察省的結果，而我湯部忠勇的官兵洒在南口的血也紙寫上一頁抗戰歷史光榮的一頁。

底下幾件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是轉載陣中日報服務先生記王仲顯師的參謀長吳紹周先生的談話。

（編者註）

這裏特別提出來的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將軍不幸於此次台兒莊會戰身中砲彈殉國，消息傳來，筆者悲痛不置，想國人定有同感。

守居席禪的是五三四團第一營，在八月二十五日被敵猛烈轟擊大部步兵衝鋒，工事全燬，官兵全部殉國，只留下一名上士排附守住原有的陣地，以山西造的重量手榴彈（山西通稱手雷），向敵放擲，使敵人不敢衝進，手雷擲完了，便向距離山頭陣地百餘公尺的山下營部去取，因爲手雷太重，每次只能擲帶兩枚，潛伏碑地中，快敵人上衝時便放擲下去，敵人血肉橫飛後便又退縮，他便趕快又跑到山下再取兩枚，營部一共存了手雷兩百多枚，他山上山下跑了一百多次，殺死無數敵人，消耗敵人無數的砲火，一直支持了三小時，該團第三營趕到，陣地仍然維持，這一位排附，現仍仍然健在，受着全軍的尊崇，（可惜忘記了他的名字）已經呈請特獎。

南口右邊一個口子叫蘇林口，我們因爲兵力不敷支配，守軍力量較爲薄弱，被敵人大部衝入，我們的杜排礮伏在高山林內，每天射數十發，勝勝，對於敵人構成極大的破壞，曾在蘇林口藏匿軍糧草

數十輛，並將押運的日軍十二人殺死，將這十二個人頭，專派一勇悍的弟兄偷渡敵陣，送到居庸關師部去報捷，而該排始終在後方襲擊，一直到二十六號我軍轉移新陣地時，他們得到了這個消息，在二十七號從敵人空隙中，衝到後來趕上大部，全排不損一人，不失一槍，現在軍部也在呈請嘉獎中，而杜排之所以能建此奇功，卻完全由於該地一帶民衆的幫助。

南口的右翼是東西大嶺，東西大嶺的右翼是黃老院，這裏的守軍是王萬齡師的第二十團，因為兵力不敷分配，這一團擔任的防線太長，遂被敵人大部從黃老院之一個口子侵入，第二十團的一、三兩營，在我方陣地被突破後，據險抵抗，與大部敵人支持了五晝夜，不眠不食，終於等到援軍趕到，趕築新工事，監視該方敵人，便不能再進一步。

守南口正面的是王仲廉師的五二九團，敵人騙取平津後，即進攻南口，滿擬一鼓而下，不料初次交鋒，竟受到意外的打擊，單是五二九團防守線上，已經屍橫遍野，後來敵人以猛烈的砲火，大批飛機的轟炸，大部步兵的進襲，我們簡單的工事已經完成被炸平了，但是我們仍堅守原陣地，後來團長韓芳珪身中數彈，還是大呼殺敵，一直到只臥了少數的士兵，已無人指揮，還是人自爲戰，誓死不退，就像這樣苦鬥，從八月八日起一直支持到八月十一日，等候援軍開到，陣地始終保持到八月二十六日才自動退却。

守居庸關的李守正團，也是經過苦戰全報殉難，也是憑少數士兵，誓死不退自動作戰，從八月十五日支持到十九日，終於等到舒團的增援，陣地保持到我自動退却。

退却的命令是八月二十五日夜十二時，前線的全體官兵，如同聽到晴天霹靂，他們不相信張家口會丟得這樣快，但是事實終於證明了這一個消息，張垣一失，南口已成死地，在戰略上不能不放棄，全線萬餘全身浴血的官兵，無不痛哭失聲，放棄二十日來堅守未失的天險，含着無窮的憤怒而後退。

命令是準渡遼河向延慶以北山地變換陣地，二十六日到延慶，已被敵人包圍，深夜到懷來，突圍衝出，我全體健兒的勇猛，一齊發洩在突圍的戰鬥中，橫衝直撞，敵人屍橫遍野，而我們的健兒全部退到指定地點。

敵方此次進犯南口的兵力，共為兩師團一混成旅團，兩砲兵聯隊，一鐵道砲隊（飛機每次轟炸均為二三十架）從八月六日到八月二十六日經過無數次血戰，終不得逞，敵方共傷亡官兵一萬五千人，奪獲步槍五千餘枝，毒氣噴放器一具，馬四十餘匹，坦克車四輛，大砲兩門，其他軍旗番號各種勝利品不計，而敵軍繳械時皆跪地痛哭，雙手上舉，以視我軍視死如歸的精神，相去太遠，從這一點更可充分表現日軍這次侵我不是日本大部國民及下級士兵之所願，而我方士兵，往往長官殉國，均能自動作戰，都能認識前逃則生，後退則死，所以沉着異常，如某上士排附之以手雷殺敵，即一證明。

記者同吳紹周先生談了兩小時，他越講越起勁，談到悲壯的犧牲時，他聲音顫動，面部充血，雙目發赤，我們可以想像他當時在潔淨浴血中大呼殺敵的英風，記者的情感，受他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的控制，他最後告訴我「南口的戰爭不是我們打敗了仗，反之，從南口的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我軍精神，證明精神可以克服一切，證明敵人的濫用武器不足畏，敵人的武器既不足畏，敵人的精神還有值得我們一擊的嗎？」現在把這幾句話告訴東戰線上的弟兄們，想當有同樣的思想。

我們英勇的空軍——八空戰大捷

自抗戰發生以來，我英勇的空軍壯烈犧牲者，以未見諸公佈，無從一一表彰，謹向其他殉國英雄致敬。

「二二八」的武漢在歷史上建樹了一件永不可磨滅的偉績。就在這一天，我們英勇的空軍，竟把廣次回歡慶武漢上空的敵機，擊落了十二架。這一創空軍的新紀錄，使全國民衆歡騰，使敵人的空中戰士沮落。就在這舉國歡欣鼓舞、興奮若狂的熱氣中，李昌兩大隊長壯烈犧牲的消息傳來，令人不勝惋惜痛悼。

空戰的經過是這樣的：二月十八日上午六時許，我航空當局據報有敵機數架，由皖境邊境向武漢方面進發，謂該批敵機未到鄂境，即轉赴衡陽一帶肆虐，另一批大隊始飛於上午六時許經過鄂東北，往犯重慶，曾經重慶廣陽場投彈十餘枚。至十二時許復據報：敵機三十餘架，發現於皖境，有向武漢三鎮進襲企图。迨至下午一時左右，敵機漸逼近武漢防空警界，當以敵機遠離我翔翔高空，置於雲端，除有十餘架炸機擅作低飛外，餘均不易隨清，故敵機若干，一時難於判別。但此時我驅逐機已列陣市區之外，準備開火。旋滿口蘆家山一帶敵機數架向我軍猛烈攻擊，我李誠延勇士，迎上交鋒，彼上此下，均等死角逐，射擊確點，斬殺激烈。乃正當我陣線略現微弱之際，我其隊忽從旁趕來，痛加側擊，敵機頑強還擊，亦相見殊，周旋上下，各逞奇術。正在連角難分之混戰間，我昌隊長率新兵，痛加側擊，敵機頑強，謂往來，欲被滿頭而北，乃竝向機為北部掩護口及漢陽一帶，我各將士乘其不備，急列包圍陣勢，採取個別擊破戰術，向箭夾攻，敵機顯然慌亂，無力回擊，當見青光朵朵，凌空橫掠，數架敵機紛紛應聲下墜。我空軍見奏功之時已至，各展神威，又奮力追逐，至漢黃陂、東湖、倉庫、黃花崗及後湖一帶，以最敏捷之手段，遇將必變擊等。敵機驚形狼狽，忽忽東潰。我軍見任務已達，未敢追逼。是役為武漢三鎮發生空戰以來，空空戰史之最烈役，可為空軍史上開一新頁。

十一我空軍李昌兩大隊長殉職

是日在武漢殲滅敵機殉國之李大隊長桂生，其長子博生平事蹟茲詳述如下：

李殿長桂丹，遼南新民縣人，年二十歲，未婚，為本黨忠貞黨員。民十四年一月畢業於遼寧成城中學，民十八年十二月在西校畢業。民十九年十二月考入中央航校第二期飛行科肄業，二十二年十二月畢業。畢業後奉派為航校飛行見習二個月。李殿長在校品學兼優，歷任航校少尉軍官，航校飛行科副連長副司，升任航校飛行科副連長少尉組長，嗣因參加援緬等役有功，陞職歷極，曾受勳一次。因作戰英勇，獎勳數次，升任航校飛行科副連長少尉代組長，復又升任空軍第×大隊××隊中尉隊長。最近參加抗日戰役，克敵有方，屢建奇功，共擊落敵機八架，乃升任空軍第×大隊上尉不級代大隊長，原為飛將軍高志航之直屬部下，本年一月一日晉奉授乙等雲麾勳章。此次在漢參加空戰，奮不顧身，英勇無匹，擊落敵機三架後，榮諱包圍，以獎勳勳，良為尚哉！李殿長風人幹練，駿彌超卓，過人之處，難勝枚舉，厥功至極。李氏八歲喪父，自幼即由母氏教養，母周氏健在，年五十餘歲，現寓漢口。李殿長生前尊母至孝，素為同僚稱贊。

呂殿長志博，河北景縣人，年二十五歲，生於民國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未結婚，中央航校第三期飛行科畢業。父炳如，邑居士，兄善濟，均健在，現寓長沙。呂氏歷任中央航校少尉本級飛行教官，暫經關東××隊隊長。道光年一月十六日升任航校少尉××隊隊長，殉國時即任該職。呂氏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在今國發任內，參加對敵空襲，擊落敵機六架，並獲嘉獎。民二十六年八月五日任內，參加抗戰，杭州、南京、上海，滿目硝煙，呂氏均有功勳。二十六年十月呂氏在空降空勤員，奮不顧身，智勇兼備，曾與擊落敵機四架，頃為一次，嗣後空降空勤員一級。民二十七年元月特此將其功績詳列於此。

紀念闖海文烈士

「蔽日擎雲，君不見中華飛將。冒九死一身當敵，扶搖直上。俛視山河皆我有，萬年堅壁旌旗壯，是自家臥榻那容人，眠酣暢。」

國志翻身可死，健兒豈飲仇讐彈。爲子砍烟燭寸心丹，高聲唱。」——廟宇對滿江紅闌海文死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泓濶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紗，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濱北站會勝的雷鳴，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風聲隱約中，迴盪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前進！殺！』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砲彈攔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遊擊在霍克機的四週，帶狀的黑煙擋阻着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煙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着天空上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屍屍」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底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降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房屋裏，森林竹林裏，街頭橋堍，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喊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滑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跑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聲粗短的「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中國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二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擗紙有一人，但眼睛冒出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左輪。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朋，朋，朋，朋，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扭腿亂蹬着。日本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遠的開槍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都不敢抬頭。

「皇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獨子。死了，日本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著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弱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花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腔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他英武地對著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崩！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又是東北人——遼寧北鎮，曾經中央幹校大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聽話，研究歷史藝術，論都聞他所。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們乘了船逐級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閻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先發出了關於我閻海文烈士殉國的通訊，作者署名是大阪逐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誠氏（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對閻烈士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而發「中國已非常日之支那」之感。閻文稿論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嘉獎（中略）；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輕折之紙片，內容為鈴木所書秀麗之文字手蹟，署名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鈴木女士，于飄零萬里，千死而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言什翼珍藏，則劉月懷芳名之爲關之愛友，殆無誤義，此步卒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舊傳描述，遺音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懷嚮往之心情，雖爲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賈誠遇（中國的新軍第八期）

蘇聯委員長開轎之下，當初蘇長詩一首以紀念閻烈士忠魂。

八月十七日，戰鬥正緊急，
我機兵三架，飛去作空襲。

敵軍司令部，投彈如雨集。

敵發高射砲，倉皇亂射。一
架被擊壞，越飛越見低。

戰士闔縫文，用傘跳落地。

不幸陷落敵陣內，當即為敵所包圍。

閻氏從容出手槍，以一當百不稍退。連斃敵兵十餘人，殺得倭寇心胆碎。

最後還餘一粒彈，自攜不捨說此危，反槍自擊太陽穴，為國殉難死如歸。

壯烈犧牲真勇士！不屈不撓大無畏！

日本報紙大宣揚，敵人無不致慚佩。
寄語敵人須知曉，致敵不如早改悔。

我軍個個皆閻氏，死一猶有萬萬輩。

中華民族已怒吼，誓為正義爭光輝。

白龍港最悲壯的一幕

——空軍勇士沈崇海與敵艦同歸于盡

「八一三」後，當第四艦逐大艦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燭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第二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岸的戰績。如今相隔數月，雖已事過不遷，但因為當日之所以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則如今忽見光明，與世人相見，縱然事隔半載，自然仍是新鮮的——鮮火辣的印象了。

第二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要算這第一大隊給了空軍的偉大貢獻

痛然的迎頭打擊。就藏匿於隱秘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刻到我第二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空戰論文中，曾經嚴肅認真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機，以之用在輕型炸機，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拿九穩地飛來……』

日本為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岸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們這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突擊，被我第四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岸面余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蔽的。三千五百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

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北區廣德附近的秘密據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姿勢。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它就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纔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余山大小群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

陣——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和鐵艦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

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秘密集中了一百名覓橋的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

這第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天會憾，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板轟鐵艦，是鐵的鋒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升入萬呎蔚藍高空中。

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

能見度二萬米，青天上有稀稀的一層雲霧。

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濛濛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壽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烟，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沈崇壽是滑翹的學生，航校三屆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沈崇壽其人的影子。但見高天萬雲如海，白靄渺茫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靄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

正午時，率領着六架ㄨㄨㄨ機繼續進行任務。

七千五百尺高空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彌漫形的沙洲。靠近一時，在五千尺高力的怒鳴中，余山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摸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瓶子，有些在冒煙。
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移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濺昇的海中，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余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齊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舷的一米距離，猛烈閃光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煙，人員如蝴蝶亂飛，終歸翻了過來，燃的一聲，汽鍋爆裂，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輻射的白浪紋。

鏗鏘，青天，輪船，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漠漠地出現，劃分着金黃與綠色的海客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架孤獨的ㄨㄨㄨ機在漫漫遠去。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駛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懊惱，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ㄨㄨ

××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德「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巨獸潛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轟——強烈的白光水柱，大塊的黑烟，突兀海面數百尺。

煙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凌，人如青蛙亂跳入水，轟的一聲，火藥庫爆發，一切毀滅！

沈崇德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却無聲。我們的心如沸茶，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週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廠長，六架×××××機一齊發出雄武的吼聲，向南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以上是第二一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第二一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我們當還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這裏來紀念「革命的軍械」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敬仰的勇士！

（本文摘自《中國青年》第十七期，原作者朱先生，編者註）

「四二一九」空襲飛將軍陳懷民及其家庭

在四二一九這一天，我空軍大顯神威，一舉擊下敵機二十一架，據說這一大批被擊下的敵機，就是頗有「名」的「海軍航空兵團伍伍十二航空隊」，不過聞「名」不如見面，他們剛剛裝打精神侵襲到了武漢上空，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就遭到如此悲慘的命運，這確實發揚著我們的食其果了。

這個之所以吃到這樣的大苦頭，當然是我國有了這麼一批優秀的青年航空員，在發揮他們無窮的飛行精神的教導，這我們應該向這些英勇的空軍致無上的敬意，因為他們確確實實是簡單武漢的一道鋼

在更同時，我們更不要忘記其間所發生的可歌可泣的血的事蹟，以這次參加四二九的空戰而失蹤的空軍勇士陳懷民，我們就勿道四二九的勝利，實在是用血換來的光榮戰績。

陳懷民這一次參加空戰，聽說他是以一機而敵四機，在這樣量的懸殊之下，反而有一架敵機被他用機槍掃了下來，也是他殺敵心切，沒有顧到後面另有一架敵機趕過來，正當跑回機再戰，但他的機身已中了好幾顆子彈，機件損壞不整，於是機身就搖搖欲墮起來，他頓時橫了心，突然開足馬力，用最高的速率，盡力向當面一架敵機撞去，撞然一聲，火光四濺，乘客連勇士陳懷民，一時驅敵機同時被燬。日子已經過了六天，但我們陳烈士仍然的消息渺然，機骸與屍體一直沒有發現，這幾乎是全中國的人所關心的，昨天午後五時記者接到一位本報讀者潛楚塵君來信，他告訴陳懷民失蹤的消息以及他住的地址，很誠摯的盼望有人去慰問他的家屬，記者讀完了這封信，很為感動，當時就走訪荷花樓駕安里十號陳烈士的家。

記者從陳烈士之妹陳唯女士口中，知道了他的生平事蹟，很值得介紹於對陳烈士關心的讀者。

陳烈士的本名是陳懷民，原籍山東，在浙江住了多年，今年僅二十二歲，上有老母，他之投効空軍以至為民族捐軀，純然是由於他的慈母所勉勵訓練成功的。他還有一位長兄，現正在安徽幹糧部設處。弟弟年齡較小尚在求學時期，妹妹陳繼，是浙江醫官學校畢業的，在杭州醫界服務，杭州半守後才返漢口，他在航空學校一四年五月畢業，在中國空軍中已傑出的人才，他參加空戰是三戰六次，有兩次上空與敵機相撞，頭部受傷，不得不飛歸的機場，以至頭部又受重傷，他堅強的活了三天，直至客死。他那悲壯的神氣，那無畏的氣魄，那堅忍的毅力，那無私的愛國心，這一切令人欽佩，這一切令人感動，這一切令人敬仰，這一切令人流淚，這一切令人感動得流下淚來。

他生平最瞧不起人，對人忠實，好些人都爭來和他交接。他雖在空戰中建過不少的功績，但從不會向人誇耀。他還有一件值得特別提出的，就是他至今不但沒有結婚，而且沒有訂婚，別人問他，他的答覆是：「我現在正為國殺敵，如果是訂了婚，或者結了婚，一定會減少勇氣，一切還是等到我們抗戰勝利後再談」！由這幾句簡明話語中，可見他處處是在以民族利益為前提，以這樣犧牲精神獻給民族，真可以光榮日月。

記者對著他的家屬倍致慰問之忱，並轉達潘君的意思，他的妹妹陳繼女士是一個不平常的女性，在她流利清暢的談話中，知道他對於民族的熱情正不亞於她的哥哥陳懷民烈士，她說：「家兄之死，是爲了國家民族，他的責任可算盡了；我們用不着傷心，何況，他死了，還有哥哥，還有弟弟，還有我，總得和鬼子們拚一拚的。」

辭別陳烈士的家，我的情緒仍在被這幾句有著灼熱成分的語句所撥動。

（五月六日拂曉報）

航空委員會慰問陳懷民烈士家屬

航空委員會以「四二九」空戰犧牲之陳懷民烈士，智勇兼備，家境蕭條，欲於諸日（五月六日）推派代表蔣堅忍、黃迺盛、王蔭民、方肇安、鄒一平等，前往慰問其家屬，特此陳烈士之父親方徵先生接見。陳先生對陳烈士之殉國，極感嘉許，當其答謝諸代表時謂：「懷民之死，頗得其所，惜其爲國盡力少」等語。諸代表以陳先生深明大義，可爲一般軍人家屬之模範，故請其草擬懷民行狀一篇，以資宣傳。陳烈士之弟，亦正在前線殺敵。

大公社

編 後 記

編完這本集子，心裏深感擔着鉛塊般地，先烈名時個個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也是三民主義的忠誠信仰者；然而他們是轉瞬即逝，慷慨激昂地甘為國殲，他們的生平，——武德武功——我們不能表彰其萬一呢！

然而我們終於在倉卒中編成。在這小冊子裏面，我們自己感到許多缺點。

一、材料的來源只是報章雜誌，自然免不了傳聞失實，或是掛一漏萬之處。還需要熱心的讀者共同來完成它，充實它，糾正它。

二、我們極為篇幅所限，不能較完備地被錄輯附。我們的能力和條件的限制，使若干更英偉更可歌可泣的記事無法蒐集，這本瘦瘠的小冊子只是工作全部的萬分之一。

三、我們極摯誠地向本冊子中未說到的無數殉國的先烈致敬！因篇幅所限抗戰以來，死難之戰士已近十萬人，大半均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僅許多未記寫出的烈士，因爲當時殉難的情形不詳，不敢輕易描述，可是他們為國人所愛戴與崇拜，是永遠不會被中華民族子孫忘記的！

惟盼我們希望熱心的讀者源諒供給我們這一類的材料；我們準備將繼續印出版第二輯第三輯。來了，讓以此書貢獻於為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之前，敬表哀悼！

有所標版				第戰時綜合叢書 一輯
總經售	印行者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抗日先烈記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六版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獨立出版社 重慶馬蹄街七號	獨立出版社	
角二價實				